

毛詩

卷三至卷四

鄭風 王風 衛風 邶風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00109

諸陸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毛詩註疏卷第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蝮蝮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

不齒也



不齒者不與相長雅

○蝮蝮上丁計反下都動反爾雅作

蝮蝮音同

長竹丈反



蝮蝮三章章四句至不齒○正義曰作蝮蝮詩者言能止當時之淫奔衛

文公以道化其民使皆知禮法以淫奔者為恥其有淫之恥者國人皆能惡之不與之為齒列相長

雅故人皆恥

之而自止也

蝮蝮在東莫之敢指

蝮蝮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

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

云虹天氣之戒尚

無敢指者况淫奔之女誰敢視之

一音絳

女子有

行遠父母兄弟

云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

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惡之甚

○遠于萬反下同惡鳥路

反下惡言虹氣見於東方為夫婦過禮之戒君子

之人尚莫之敢指而視之况令淫奔之女見為過惡

我誰敢視之也既惡淫奔之女因即就而責之言女

子有適人之道當自遠其父母兄弟於理當嫁何憂

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惡乎

義曰釋天云蝮蝮謂之雩蝮蝮虹也郭璞曰俗名為美人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

雌雌曰蜺此與爾雅字小異音實同是為虹也序云
止奔而經云莫之敢指是虹為淫戒故言夫婦過禮
則虹氣盛也夫婦過禮謂不以道安淫行夫婦之事
也月令孟冬虹藏不見則十月以前當自有虹言由
夫婦過禮者天垂象因事以見戒且由過禮而氣更
盛不謂凡平無虹也以天見戒故君子之見而懼諱
自戒懼諱惡此由淫過所致不敢指而視之若指而
視之則似慢天之戒不以淫為懼諱然故莫之敢指

也**朝齊于西崇朝其雨****傳**齊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

為終朝**傳**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白

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齊子西

反鄭注周禮云齊**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傳**朝齊至

虹應應對之應**傳**父母○

正義曰言朝有升氣於西方終朝其必有雨有齊氣
必有雨者是氣應自然以興女子生則必當嫁亦性

自然矣故又責之言女子生有適人之道遠其兄弟
父母何患於不嫁而為淫奔乎○**傳**從旦至終朝○

正義曰以朝者早旦之名故爾雅山東曰朝陽今言
終朝故至食時矣左傳曰子文治兵終朝而畢子玉

終日而畢是終朝非竟日也○**傳**朝有至自然○正
義曰視祲註云濟虹也詩云朝濟于西則濟亦虹也

言升氣者以濟升也由升氣所為故號虹為濟鄭司
農亦云濟者升氣是也古蠓蝻虹也色青赤因雲而

見此言雨微則與彼同也視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
祥註云輝謂日光氣也則濟亦日之光氣矣蠓蝻亦

日光氣但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方虹見東方
無在日傍之時鄭註周禮見濟與此同故引以證非

謂此為妖祥也**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傳**乃如是淫奔之人

也**傳**云懷思也乃如是之人思婚姻之事乎言其淫

奔之過惡之大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傳**不待命也

云淫奔之女大無貞潔之信又不知婚姻當待父母

之命惡之也

○大音泰詳同

蝮螫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

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息亮反篇內同



相鼠三章章四句至禮儀○正義曰

作相鼠詩者刺無禮也由衛文公能正其羣臣使有禮儀故刺其在位有承先君之化無禮儀者內文公能化之使有禮而刺其無禮者所以美文公也凱風美孝子而反以刺君此刺無禮而反以美君作者之本意然也在位無禮儀文公不黜之者以其承先君之化弊風未革身無大罪不可廢之故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禮）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

為闇昧之行（禮）云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

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行下孟反之

處昌慮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禮）云人以行威儀為貴今

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禮）相鼠至何為○正義

曰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在位猶有無禮者故刺之視

鼠有皮猶人之無儀何則人有皮鼠亦有皮鼠由無

儀故可恥也人無禮儀何異於鼠乎人以有威儀為

貴人而無儀則傷化敗俗此人不死何為若死則無

害也○視鼠至者同○正義曰大夫雖居尊位為

闇昧之行無禮儀而可惡猶鼠處高顯之居偷食苟

得不知廉恥鼠無廉恥與人無禮儀者同故喻焉

以傳曰雖居尊位故箋言雖處高顯之居以對之相

鼠有齒人而無止傳止所止息也箋云止容止孝經

口容止可觀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人而無止不

死何俟傳俟待也相鼠有體傳體支體也疏傳體支

義曰上云有皮有齒已指體言之人而無禮人而無

禮胡不遄死傳遄速也通市

相鼠三章章四句

于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

道也箋賢者時處士也旄音毛好呼報反篇內同疏于旄三

句至善道○正義曰作于旄詩者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故處士賢者樂告之以善道也毛

以爲此敘其由臣子多好善故賢者樂告以善道
 經三章皆陳賢者樂告以善道之事鄭以三章皆
 上四句言文公臣子建旌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
 邑是好善見其好善下二句言賢者樂告以善道
 也○賢者時處士○正義曰以臣子好善賢者
 告之則賢者非臣子故云處士也士者男子之大
 稱言處者處家未仕爲官鄉飲酒註云賓介
 處士賢者卿大夫賓之以獻於君是未仕也

子子于旄在浚之郊
 子子于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

夫之旃也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

野云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

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
 ○子居熱反又居列反浚蘇俊

反旃之然反
 通帛爲旃
 素絲紕之良馬四之
 紕所以織組也

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

云素絲者以為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繆或以雜持

之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旒而來又識其乘善

馬四之者見之數也

○紕毛符至反鄭毗移反繼音祖旒音留繆所銜反何沈相沽

反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姝順貌畀予也

○云時賢

者既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心

誠愛厚之至

○姝赤朱反畀必寐反與也註予同說音悅

○子子至畀之毛以為衛

之臣子好善故賢者樂告之以善道言建子子然之

干旄而食邑在於浚之郊此好善者我願告之以素

絲紕組之法而御善馬四轡之數以此法而治民也

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猶如御者執轡於此馬

騁於彼以喻治民立化於已而德加於民使之得所
 有文章也賢者願以此道告之賢者既願告以御眾
 之德又美此臣之好善言彼姝然忠順者之子知復
 更何以予之言雖有所告意猶未盡也○鄭以為浚
 郊處士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子然之干旄來在浚
 之郊以素絲為縷縫紕此旌旗之旒縷又以維持之
 而乘善馬乃因見於已也故賢者有善道樂以告之
 云彼姝然忠順之子好善如是我有何善道以予之
 言心誠愛之情無所怪○**○**子至曰野○正義曰
 謂之干旄者以注旄於干首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
 李巡曰旌牛尾著干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
 其下亦有旒縷郭璞曰載旒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
 旒也如是則干之首有旒有羽也故周禮序官夏采
 註六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
 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
 職註云綏以旌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十
 首者也言大夫之旒者以經言干旄唯言干首有旒
 不言旒縷明此言干旒者乃是大夫之旒也周禮孤

卿建旃衛侯無孤當是卿也大夫者總名故春秋書諸侯之卿皆曰大夫是也天子以下建旃旄者于自皆注旃獨以為卿之建旃者以臣多好善當據貴者為言故知是卿旃也太夫得言在浚之郊則此臣子食邑於浚也所以得食邑者由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故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有功之臣得世官邑也有功世邑則宜為卿故舉旃言之三章皆言在浚則所論是一人皆卿也二章言下旃傳曰鳥隼曰旃於周禮則州里之所建若卿而得建旃者大司馬職曰百官載旃註云百官卿大夫也載旃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旃旗有軍眾者畫異物然則平常建旃出軍則建旃是卿有建旃之時旃亦有旄二章互文也言旃則有旃繆言旃則亦有旄矣卒章言于旃傳曰析羽為旃於周禮則遊車之所載卿而得建旃者鄉射記註云旃總名也爾雅云注旃首曰旃則于旃于旃一也既設旃繆有旃旃之稱未設旃繆空有折羽謂之旃卿建旃者設旃繆而載之遊車則空載折羽無旃繆也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

謂之野此言郊外曰野略爾雅之文以言在浚之郊
 明所食邑在郊外也下言在浚之都在浚之城言於
 郊為都邑相兼一也○周禮至好善○正義曰孤
 卿建旃大夫建物司常文也又曰通帛為旃雜帛為
 物註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則通帛大赤也雜帛以
 白為飾絳之側也知首皆註旃者以夏采王旂以綉
 復魄綉有旃牛尾也註云王祀四郊乘玉輅建太常
 今以之復去其旃異於生亦因先王有德綉是太常
 之干有旃也又出車云設此旃矣建彼旃矣此亦云
 干旃是九旗之干皆有旃矣故知旃物首皆注旃焉
 以序言多好善故卿大夫兼言之○旃旃旃旃至四馬
 ○正義曰以二章言組卒章言織故於此總解之言
 組所以織組也以織組總組於此成文於彼似御執
 轡於此馬騁於彼故願以素絲組組之法御四馬也
 言願以者稱賢者之意欲告文公臣子以此道故言
 願以也言總組於此成文於彼者家語文也○素
 絲至之數○正義曰以前云于旃說旃旗而此云素
 絲組之故知以素絲為線縷所以縫組旃旗之旒縵

也繆謂繫於旌旗之體旒謂繆末之垂者須以縷縫之使相連釋天云纁帛繆郭璞曰衆旒所著孫炎曰爲旒于繆是也或以維持者謂旒之垂數非一故以縷相綴連之服氏云六人維王之太常注云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之傍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諸侯旂九旒釋天又曰練旒九維以縷孫炎曰維持以縷不欲其曳地然則諸侯以下旒數少而且短維之以否未可知也經直言紕之不言其所用故言或爲疑辭前經言干旒是浚郊之賢者識卿大夫建旒而來此又云良馬是又識其乘善馬也四之者四見

子子干旗在浚之都

傳鳥隼曰旗下邑曰

都

云周禮州里建旗謂州長之屬

○旗音餘隼荀尹反長張丈反

疏

周禮至之屬。正義曰箋以爲賢者見時臣子實建旗而來此爲州長非卿大夫若卿大夫則將

兵乃建旗非賢者所當見也周禮州長中大夫天子之州長也鄉射目錄云州長射於州序之禮經曰釋

獲者執鹿中記云士則鹿中是諸侯之州長士也言
 之屬者見鄉遂官非一司常云師都建旗州里建旗
 縣鄙建旄註云師都六卿六遂大夫也州里縣鄙鄉
 遂之官互約言之如鄭之意則以鄉遂同建旗鄉之
 下有州州為第二黨為第三族為第四閭為第五比
 為第六其遂之下有縣縣為第二鄙為第三閭為第
 四里為第五鄰為第六今云州里建旗則六鄉內州
 長黨正及六遂內鄰長里宰鄰長等五人同建旗也
 又云縣鄙建旄謂六遂內縣正鄙師及六鄉內族師
 閭胥比長等五人同建旄故鄭八互約言也諸侯之
 鄉亦大夫故鄉飲酒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
 賢能之禮是鄉為大夫則遂亦大夫也其縣與州長
 班同則亦士也黨鄙在州縣之下或亦為士鄴族以
 下卑則皆非士矣上章朝臣言卿大夫則此名亦有
 大夫兼鄉遂與州縣也鄉大夫以下及不命之士等
 職位雖卑皆問善道其可互約別圖於後 鄉旗
 州旗 黨旗 族旗 閭旗 比旗 遂旗
 縣旗 鄙旗 鄉旗 里旗 鄰旗 素絲

組之良馬五之



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



云以素絲縷縫組於旌旗以為之飾。五之者亦謂五

見之也。

○總子孔反。驂七南反。



驂馬五轡。○正義曰：凡馬

馬是也。大夫以上駕四馬，則八轡矣。驂馬五轡者，

御車之法。驂馬內轡納於缺，唯執其外轡耳。驂馬馬

執一轡，服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經

有四之五之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

少而後多。傳稱漸多之由，為說從內而出。外上章四

之謂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驂馬，益一轡，故言五

之也。下章又加一驂，更益一轡，故六之也。據上四之

為服馬，此加一驂，乃有五故言五轡也。王肅云：古者

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

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駢，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駢，謂

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

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

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為服傍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軼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駟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駢駢周道後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互之聞也周禮授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四馬為乘此一圍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巖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授人則何不以馬與圍以六為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以素至之飾。正義曰前云子予干旃言旌旗之狀此云素絲組之為旌旗之飾可知周禮九旂皆不言組飾釋天說龍旂云飾以組而

此卿大夫鄉遂之官亦有組則九旂皆以組為飾故郭璞曰用纂組飾旒之邊是也

何以予之子子干旌在浚之城

也。○析星。素絲祝之良馬六之。○祝織也四馬六轡

云祝當作屬屬著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毛之

六反鄭之蜀反著直略反沈知略反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干旌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

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

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

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懿公死國人分散宋

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處之於漕邑而立戴公焉

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男

子先生曰兄

○閔一本作愍密謹反
唁音義弔失國曰唁



載馳五章
首章六句

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卒章八句至是詩○正
義曰此載馳詩者許穆夫人所作也閔念其宗族
之國見滅自傷不能救之言由衛懿公為狄人所
滅國人分散故立戴公暴露而舍於漕邑宗廟敗
滅君民播遷是以許穆夫人閔念衛國之亡傷已
許國之小而力弱不能救故且欲歸國而唁其兄
但在禮諸侯夫人父母終唯得使大夫問於兄弟
有義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是載馳之詩而

見已志也定本集註皆云又義不得則爲有字者非也上云許穆夫人作又云故賦是詩作賦一也以作詩所以鋪陳其志故作詩名曰賦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是也此思歸唁其兄首章是也又義不得二章以下是也此實五章故左傳叔孫豹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四猶未卒明其五也然彼賦載馳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并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所主欲爲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左傳服虔云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旣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服虔旣云載馳五章下歷說唯有四章者服虔意以傳稱四章義取控於大國此卒章乃是傳之所謂四章也因以差次章數以當之首章論歸唁之事總其所思之意下四章爲許人所尤而作之置首章於

外以下別數為四章也言許大夫不嘉故賦二章
 謂除首章而更有二章即此二章三章是也凡詩
 之作首尾接連未有除去首章更為次第者也服
 氏此言無所案據正以傳有四章之言故此為釋
 不如杜氏并賦之說也○**滅者**至曰滅○正義
 曰君死於位曰滅公羊傳文也春秋之例滅有二
 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
 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
 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
 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
 曰滅即昭二十三年胡子
 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

傳

載辭也弔失國曰唁

傳

云載之

言則也衛侯戴公也

○驅字亦作駟如

驅馬悠悠言

至于漕

傳

悠悠遠貌漕衛東邑

傳

云夫人願御者驅

字協韻亦音丘

馬悠悠乎我欲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傳草行

曰跋水行曰涉

云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

○跋涉蒲末反韓詩云不由載馳至則憂○正義

而往歸於宗國以弔信衛矣故願御者馳馬悠悠然而遠行我欲疾至於漕邑我所以思願如是者以衛

大夫跋涉而告難於我我心則憂閱其亡傷不能救故且驅馳而唁之鄭惟載之言則為異餘同○傳弔

失國曰唁○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次於陽州齊侯唁公於野并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

得入于魯是也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曰唁何人斯云不入唁我左傳曰齊人獲臧堅齊

侯使夙沙衛唁之服虔云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唁之也○傳草行曰跋○正義曰左傳云跋涉山川則

跋者山行之名也言草行者跋本行草之名故傳既不

我嘉不能旋反傳不能旋反我思也傳云既盡嘉善

也言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兄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傳不能遠衛也傳云爾女女許人也臧善也視女不

施善道救衛傳臧子即反遠于萬傳既不至不遠傳正義曰夫人既

欲歸唁而許大夫不聽故責之云汝許人盡不善我


既不得去而又責之言我視汝許大夫不施善道以

救衛由此故我思不遠於衛極欲歸唁之爾既不能

止我何以傳既不我嘉不能旋濟傳濟止也視爾不臧我

思不闕傳闕閉也傳闕悲位反傳陟彼阿丘言采其蟲


傳偏高曰阿丘蟲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蟲者

將以療疾  云升丘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

力助安宗國也


○蟲音盲藥名也療力照反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行道也



云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有

道猶升丘采其蟲也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尤過也

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槩之義  云許人許大夫

也過之者過夫人之欲歸唁其兄 ○尤本亦作說音同穉本又作稚直

吏反槩  陟彼至且狂。正義曰夫人既為許人所

古愛反  止而不得歸故說已歸意以非之言有人

升彼阿丘之上言欲采其蟲者欲得其蟲以療疾猶

婦人適於異國亦欲得力助以安宗國然我言力助

宗國似采蟲療疾是我女子之多思亦各有道理也

既不能救思得暫歸許人守禮尤我言此許人之尤

過者是乃眾重釋無知狂狷之人也唯守一繫之義不知我宗國今人賤滅不與常同何為以常禮止我也。○**傳**偏高至貝母。○正義曰偏高阿丘釋丘文李巡曰謂丘邊高茵貝母釋草文陸機疏云蟲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傳**善猶至采蟲。○正義曰夫人思術為許所尤方宜開釋許人不宜自稱善思故許人之之嫌嫌其多思故云善猶多也。此多思有道自夫人之意言猶升丘采蟲者以經云亦各有行亦各不一之辭明采蟲與已俱有道理故云亦各也然則此與上互相明上言采蟲療疾猶已欲力助宗國此言已思有理則采蟲亦有理矣。○**傳**是乃至之義。○正義曰論語云狂者進取註云狂者進取仰法古例不顧時俗是進取一繫之義。一繫者一端不曉變通以常禮為防不聽歸唁是童蒙而狂也。○**傳**許人許大夫。○正義曰下云大夫君子故許人為許大夫上章視爾不臧箋云爾汝汝許人大夫亦由此也大夫而曰人者眾辭下箋云君子國中賢

者此獨云大夫者以言衆穉且狂是責大夫之辭故
不及國中賢者下以色情恕而告之不必唯對國中
大夫故兼言賢者焉我行其野芄芄其麥傳願行衛之野麥芄

芄然方盛長傳云麥芄芄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芄

薄紅反徐又符雄反長張丈反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傳控引極至也

傳云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

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控苦貢反引夷忍反又夷引

反援于眷反又音袁沈于萬反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傳云君子國中

賢者無我有尤無過我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傳

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傳云爾女女衆大夫君子也

我行至所之。○正義曰：夫人冀得歸唁，說巴往意。我所以歸唁於衛者，我比欲行衛之野，觀其芄芄。然方盛之麥，時未收刈，明民困苦，閔其國民，故欲往行之。又欲問衛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由誰因乎？由誰至乎？我之歸唁，為此而已。爾許之大夫及國中君子，無以我為有過而不聽問，爾之過我，由不思念於衛，汝百眾大夫君子，縱有所思念於衛，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由情不及已，故不聽我去耳。○
 欲求至誰至乎。○正義曰：此時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戴公，是夫人所知不須問矣。又於時十二月也，草木已枯，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人志在唁兄，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嚮衛，得於三月四月，民饑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故鄭志答趙商云：狄人入衛，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丘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冬夏與節，因誰極未通於許夫人之意是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
八句

鄘國十篇三十章有七十六句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

諸暨

諸暨

毛詩註疏卷第三

三之二下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衛淇奥詁訓傳第五

○鄭王俱云紂都之東也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

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淇奥上音其下音於六反一

音鳥報反淇水名奥隈也草木疏云奥亦水名相息亮反

至是詩○正義曰

作淇奥詩者美武公之德也既有文章又能聽臣友之規諫以禮法自防閑故能入相於周為卿士

由此故美之而作是詩也。沔水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司諫註云：以義正君曰規。然則方圓者度之準，禮義者德之則。正圓以規，使依度，猶正君以禮，使入德。故謂之規。諫諫干也，干君之意而告之。卒章傳曰：重較，卿士之車。則入相為卿士也。賓之初筵，云武公既人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為卿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為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為公，亦為卿士矣。此云入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若平王則為公，而云卿士者，卿為典事，公其兼官。故顧命註：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是也。言美武公之德，總敘三章之義也。有文章，即有斐君子，是也。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即切磋琢磨，金錫圭璧，是也。入相於周，即允耳會弁，倚重較兮，是也。其餘皆是也。入相於周，德從可知也。序先言聽諫自防，乃言入相於周者，以先說在國之德，乃言入相，經亦先言其德盛，聽諫後，陳卿士之車服為事次也。諸言美者，美所施之政教，此則論質美德盛，學問自修。

乃言美其身之德故敘者異其文也案世家云武公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而殺兄篡國得為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民故美之齊桓晉文皆篡弑而立終建大功亦此類也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

傳

興也奥隈也綠王芻也竹篇竹

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

○綠竹並

如字爾雅作菴音同韓詩竹作蕩音徒沃反云蕩篇筑也石經同猗於宜反隈身迴反孫炎云水曲中也芻初俱反郭璞云今呼白脚莎莎音蘇禾反一云即菴蓐草也蓐音辱篇竹本亦作扁匹善反又音篇郭匹殄反一音布典反竹音如字又勅六反韓詩作筑音同郭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草本疏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菴竹也之烈一本作之餘烈

有匪君子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

傳

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

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

之見琢磨也○匪本又作斐同芳尾反下同韓詩作邳美貌也磋七何反琢陟角反磨本又

作摩莫何反瑟兮僩兮赫兮咺兮○瑟矜莊貌僩寬大也

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僩遐板反韓詩云美貌

說文云武貌赫呼白反咺況晚反韓詩作宣宣顯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諼

諼忘也○諼音況元反又音況遠反瞻彼淇水隈曲之內則有上

芻與篇竹猗猗然美盛以興視彼衛朝之上則有武

公質美德盛然則王芻篇竹所以美盛者由得淇水

浸潤之故武公所以德盛者由得康叔之餘烈故又

言此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能學問聽諫以禮

自修而成其德美如骨之見切如象之見磋如玉之

見琢如石之見磨以成其寶器而又能瑟兮顏色矜

莊澗兮容裕寬大赫兮明德外見咍兮威儀宜著有
斐然文章之君子盛德之至如此故民稱之終不可
以忘兮○**傳**與隈至餘烈○正義曰隈隈釋丘文孫
炎曰隈水曲中也又云厓內為隈李巡曰厓內近水
為隈是也陸璣云淇隈二水名以毛云隈隈為誤此
非也爾雅所以訓此而云隈隈明非毛誤釋草云菜
王芻舍人曰菜一名王芻某氏曰菜鹿薈也又曰竹
篇蓄李巡曰一物二名郭璞曰以小藜赤莖節好生
道傍可食此作竹篇竹字異音同故孫炎某氏皆引
此詩明其同也陸璣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
綠色高數尺今淇隈傍生此人謂此為綠竹此說亦
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
為王芻與篇竹異也二章綠竹青青傳云茂盛卒章
綠竹如簣傳云積也言茂盛似如積聚亦為茂盛也
又云有康叔之餘烈者烈業也美武公之質美德盛
有康叔之餘業即謂以淇水比康叔以隈內比衛朝
以綠竹美盛比武公質美德盛也○**傳**匪文章至琢
磨○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序曰有文章故斐為

文章貌也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
謂之磨孫炎曰治器之名則此謂治器加功而成之
名也故論語註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是也此其對
例耳白圭之玷尚可磨則玉亦得稱磨也故下箋云
圭璧亦琢磨傳既云切磋琢磨之用乃云道其學而
成也指解切磋之喻也又言而能聽其規諫以禮自
修飾如玉石之見琢磨則唯解琢磨無切磋矣此經
文相似傳必知分爲別喻者以釋訓云如切如磋道
學也郭璞曰骨象須切磋而爲器人須學問以成德
又云如琢如磨自修也郭璞曰玉石之被琢磨猶人
自修飾也禮記大學文同爾雅是其別喻可知○**圖**
瑟矜莊至宣著○正義曰此四者皆言內有其德外
見於貌大同而小異也瑟矜莊是外貌莊嚴也憊寬
大是內心寬裕赫有明德赫然是內有其德故發見
於外也咺威儀宣著皆言外有其儀明內有其德故
釋訓與大學皆云瑟兮憊兮恂兮威儀也赫兮咺兮
戰戰也瑟兮者自矜持之事故云恂慄也言其嚴峻戰
慄也赫咺者容儀發揚之言故言威儀也其實皆是

威儀之事但其文互見故分之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

傳

青青茂盛貌

○青子丁反本或作菁音同

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傳

充

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

所以會髮

傳

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皦皦而處

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

○琇音秀沈又音誘說文

作琇云石之次玉者弋久反瑩音榮徐又音營又音

瑩磨之瑩會古外反註同鄭註周禮則如字說文作

皦弁皮變反瑱天見反縫符用反皦本又

傳

有匪至

作皦音歷又音洛朝而遙反下及下篇同

傳

如星○

毛以為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其充耳以琇瑩

之石為之會髮之弁文駁如星言有其德而稱其服

故宜入王朝而為卿相也○鄭說在箋○**傳**天子至

會髮○正義曰案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

龍侯用瓚伯用將鄭註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
玉二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禮
記云周弁殷冔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者
所以會髮可知○會謂至視朝○正義曰弁師云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璆註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
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
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弁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
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其
縫中也弁師上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璆又云諸侯
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註云皮弁則侯
伯璆飾七子男璆飾五玉亦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
入相於周自以本爵為等則玉用三采而璆飾七故
云飾之以玉皦皦而處狀似星若非外土諸侯事王
朝者則卿璆飾六大夫璆飾四及諸侯孤卿大夫各
依命數竝玉用二采其韋弁飾與皮弁同此皮弁天
子視朝之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也在朝
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諸侯亦皮弁以
視朝以序云又相於周故為存王朝之服

瑟兮僞

兮赫兮咷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瞻彼淇奧綠竹

如簧傳簧積也音責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箋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傳云圭璧亦琢磨四者

亦道其學而成也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傳寬能容衆

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傳云綽兮謂仁於施舍昌若

反猗於綺反依也重直恭反註同較古岳反車善戲

兩傍上出軾也施如字又詩鼓反又武氏反謔兮不為虐兮傳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為虐矣傳

云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香略

反弛本亦作說有匪至虐兮○正義曰言有斐然文
施同武氏反說章之君子謂武公器德已成鍊精如

金錫道業既就琢磨如圭璧又性寬容兮而情綽綽
 兮既外修飾而內寬弘入相為卿士倚此重較之車
 兮實稱其德也又能善戲謔兮而不為虐兮言其張
 弛得中也。○**傳**金錫至有質。○正義曰此與首章互
 文首章論其學問聽諫之時言如圭璧已成之器傳以
 磨此論道德既成之時故言如圭璧已成之器傳以
 金錫言其質故釋之言此已鍊而精圭璧譽已成之
 器故本之言性有質亦互文也言金錫有其質鍊之
 故益精圭璧有其實琢磨乃成器故箋云圭璧亦琢
 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之。○**傳**重較卿士之車。○正
 義曰序云入相於周而此云倚重較今故云卿士之
 車輿人註云較兩輪上出軾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
 之平較案大車以子男入為大夫得乘子男車服則
 此重較謂侯伯之車也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
傳綽今謂仁於施舍。○正義曰謂有仁心於施恩惠
 舍勞役左傳曰喜有施舍是也俗本作人字者誤定
 本作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考窮猶終也。○槃薄。○考槃三章章四句至窮處。○正義曰作考槃詩者刺

莊公也刺其不能繼其先君武公之業修德任賢乃使賢者退而終處於澗阿故刺之言先君者雖

今君之先以通於遠要刺不承繼者皆指其父故晨風云忘穆公之業又曰棄先君之舊臣先君謂

穆公也此刺不能繼先君之業謂武公也經三章皆是也。**窮**猶終。○正義曰不以澗阿為窮處

者以經皆賢者怨君之辭而言成樂在澗成其樂之所在是終處之義故以窮為終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傳**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箋**云

碩大也有窮處成樂在於此澗者形貌大人而寬然

有虛乏之色○澗古晏反韓詩作干云堯塢之處也樂音洛下司夾古洽反獨寐寤

言永矢弗諼○云寤覺永長矢誓諼忘也在澗獨寐

覺而獨言長自誓以不忘君之惡志在窮處故云然

○覺交孝反又如字○考槃至弗諼○正義曰此篇毛傳所說

人卒章碩人之軸傳訓軸為進則是大德之人進於

道義也推此而言則窮處之義皆不得與箋同矣王

肅之說皆述毛傳其計云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

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

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弘信道篤

也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其言或得傳

旨今依之以為毛說鄭以為成樂有於澗中而不仕

者是形貌大人寬然而有虛乏之色既不為君用饑

乏退處故獨寐而覺則言長自誓不忘君之志莊公

不用賢者反使至饑困故刺之○澗山夾水曰澗

正義曰釋山文也傳以澗為窮處下文阿陸亦為窮處矣故釋地云大陵曰阿而下傳曰曲陵曰阿以大雅云有卷者阿則阿有曲者於隱遯為宜釋地又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則陸與阜類亦可以隱居也○

成樂至之色○正義曰此經言考槃文連在澗明碩人成樂在於此澗謂成此樂而不去所謂終處也以寬適及軸言碩人之饑狀則碩人是其形也故云形貌大人不以寬為寬德者以卒章言軸為病反以類此故知為虛乏之色也不論其有德之事者以怨君不用賢有德可知故不言也○**在澗至云然**○正義曰賢者志欲終處於此澗而不仕君朝故云然若其更有仕心則不復自誓矣**考槃在阿**

碩人之適

復曲陵曰阿適寬大貌

樂

云適饑意

○苦禾

反韓詩作

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樂

云弗過者不復入

君之朝也

○過古禾反註同崔古臥反復符又反下同

考槃在陸碩人之

軸

傳 軸進也

箋

云軸病也

○軸毛音迪 鄭直六反

說

傳

軸病○正

義曰傳軸為迪釋詁云迪進也箋以與陸為韻 首讀為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

獨寐

寤宿永矢弗告

傳

無所告語也

箋

云不復告君以善

道 ○語魚 據反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

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嬖補惠反上時 掌反僭作念反○

說

碩人四章章七句至憂之○正義曰嬖妾謂州 吁之母惑者謂心所嬖愛使情迷惑故夫人雖

賢不被答遇經四章皆陳莊姜宜答 而君不親幸是為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頎衣錦褰衣

傳 頎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

尊嫁則錦衣加褰襜

釋 云碩大也言莊姜儀表長麗

俊好頎頎然褰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

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為其文之太著

釋 頎其機反衣

錦於既反注夫人衣翟今衣錦同褰苦迥反徐又孔

穎反說文作縶泉屬也禪昌古反倭本又作姣古卯

反下同襜音丹為于偽反大

音泰下太子同舊音勅賀反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

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傳 東宮齊太子也女子

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

釋 云陳此

者言莊姜容貌既美兄弟皆正大

釋 邢音形姬姓國譚徒南反國名

碩碩人至維私。○毛以為其大德之人其貌頎頎然長美衣此文錦之服而上加以褻襜之禪衣在塗

服之以來嫁者乃是齊侯之子嫁為衛侯之妻又是東宮太子之妹嫡夫人所生為邢侯之姨而譚公又

是其私容貌既美父母兄弟正大如此君何為不答之也。○鄭以碩人為形貌碩大為異。○**頎**頎長至褻

襜。○正義曰猗嗟云頎而長今孔世家云頎然而長故為長貌下箋云敖敖猶頎頎也與此相類故亦為

長貌以類宜重言故箋云頎頎然也王制云錦文珠玉書傳云衣文錦故知錦文衣也以碩為大德錦衣

為在塗之服故云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經言衣錦褻衣上衣謂衣著下衣為衣服毛云衣錦褻衣對

裳錦褻裳裳非著名故箋云裳用錦與此異也褻亦禪而在上故云加以褻襜。○**莊**莊姜至人著。○正

義曰言莊姜儀容表狀乃長大而佳麗又俊壯矣好頎頎然也玉藻云禪為綱故知褻禪衣也又解國君

夫人當翟衣而嫁今言錦衣非翟衣則是在塗之所服也錦衣所以加褻者為其文之大著也故中庸云

衣錦尚絅爲其文之太著是也此夫人錦衣爲在塗
 之服毛云錦衣錦裳庶人之妻嫁時之服非爲在塗
 與夫人異也士婚禮云女次紵衣纁袖士禮故不用
 錦衣庶人之妻得與夫人同者賤不嫌也○傳東宮
 至曰私○正義曰太子居東宮因以東宮表太子故
 左傳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服虔云得臣齊世子名
 居東宮是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
 貴故箋云兄弟皆正太經無弟而言弟者協句也釋
 親云男子謂女子先生謂姊後生爲妹妻之姊妹同
 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孫炎曰同出俱已嫁
 也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邢侯譚
 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耳春秋譚子奔莒則譚
 子爵言公者蓋依
 臣子之稱便文耳
手如柔荑
 如荑之新生
 奚反

疏

如荑之新生○正義曰以荑所以柔
 膚如凝脂

傳

如脂之凝

疏

如脂之凝○正義曰以脂有疑有
 釋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例卽內則

方箋

云螻謂蜻蜻也

○螻音秦蛾我波反類蘇黨反蜻郭徐子盈反沈又慈性反方

頭有文王肅

方

蜻謂蜻蜻也正義曰釋蟲云蜚蜻云如蟬而小

蜚蜚者孫炎曰

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螻郭氏曰如蟬而小有文是也此蟲額廣而且方此經手膚領齒舉

全物以比之故言如螻首蛾眉則指其體之所似故不言如也

巧笑倩兮

傳倩好口

輔

○倩本亦作僇七薦反韓詩云蒼白色

倩

倩好口輔○正義曰以也左傳曰輔車相依服虔云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

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故易云咸其輔頰

舌明輔近頰也而非頰也笑之貌美在於口輔故連言之也

美目盼兮

傳盼白黑

分箋

云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盼

○盼數覓反徐又膚

諫反韓詩云黑色也字林云美目也匹間反又匹覓反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

傳

敖敖長貌農郊近郊

變

云敖敖猶頎頎也說當作禭

禮春秋之禭讀皆宜同衣服曰禭今俗語然此言莊

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

○敖五刀反說本或作稅毛始銳反舍也鄭作

禭音送

四牡有驕朱幘鑣鑣翟芾以朝

傳

驕壯貌幘飾

也人君以朱纒鑣扇汗且以為飾鑣鑣盛貌翟翟車

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芾蔽也

變

云此又言莊姜自近

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衣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

正禮今而不答

○驕起橋反幘孚云反又符云反說文云馬纒鑣扇汗也鑣表驕反馬銜

外鑣也一名扇汗又曰掛沫爾雅云鑣謂之鑣鑣音魚列反沫音末芾音弗朝直遙反註皆同適丁歷反

本亦作嫡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傳** 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

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 **箋** 云莊姜始

來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

君夫人新為妃耦宜親親之故也 ○夙退韓詩退罷也案禮記云朝廷

曰退妃 **疏** 碩人敖敖至無使君勞 ○毛傳以為言有

曰醜 大德之人敖敖然其形貌長美其初來嫁

則說舍於衛之近郊而整其車飾則乘四牡之馬驕

驕然壯健以朱飾其鑣則鑣鑣然而盛美又以翟羽

為車之蔽其車馬之飾如此乃乘之以入君之朝既

入朝而諸大夫聽朝者皆為早退以君與夫人新為

妃耦宜相親幸無使君之勞倦此言莊姜容貌之美

皆用嫡夫人之正禮君何為不答之乎 ○鄭以為形

貌大人而俊好長麗敖敖然欲至於國舍其在塗之

服而更正衣服於近郊乃馳車馬以入國不同 **傳**

農郊近郊。正義曰：以下云翟芾以朝，明此在國近郊。毛於詩皆不破字，明此說為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為舍常訓也。說當至近郊。正義曰：類前章衣錦褻衣，謂在塗之服，明至近郊更正翟衣而入國，故為襜不言聲之誤。從可知士喪禮云：兄弟不以襜進。雜記云：襜者曰寡君，使某襜此禮之襜。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襜。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襜。穀梁傳曰：衣衾曰襜。此春秋之襜也。襜於農郊之襜與禮及春秋之襜讀皆同也。禮與春秋之襜謂之衣服，曰襜贈死者，故何休云：襜猶遺也。以衣服可以遺人，因謂衣服為襜。雖遺吉之衣服，亦謂為襜。今俗語猶然，以禮文施於死者，故引俗語以證之。傳曰：衣被衣衾，此云衣服者，以夫人所更正而服之，不必為衾也。故云：衣服總名也。前衣錦褻衣在塗之服，則此為夫人所嫁之服。所嫁之服，禴翟之等也。以近郊服之，而人國故為更正衣服於衛近郊。又下言夫人車馬之飾，明此為正其所著之正服也。傳：幘飾至芾蔽。正義曰：以言朱幘朱為飾之物，故幘為飾。又解

朱所飾之狀故言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因以爲馬
之飾此纏鑣之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故
又云鑣鑣盛貌言旣以朱飾其鑣而四牡之馬鑣鑣
而盛非謂唯鑣之盛清人云駟介庶庶傳曰盛貌與
此同也車之所以有翟者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車蔽
也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
第因以翟羽爲之飾中車註引詩乃云此翟第蓋厭
翟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重翟厭翟謂蔽是也○
而兼言夫人者以君聽外治夫人聽內職事與君皆
同大夫退然後罷故連言之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
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
服適小寢卽是罷也又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
職夫人之於國與后同故知聽內事於正寢雞鳴箋
云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旦罷歸則似
早退由君者以國之政事君與大夫之所謀若君早
朝事早畢若晚朝事晚畢故云卿大夫旦罷歸是早
晚由君也君出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之所

諸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
退然後罷明非由於大夫要事畢否在大夫 河水

洋洋北流活活施眾濺濺鱣鱣發發葭揭揭庶姜

孽孽庶士有揭傳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眾魚罟濺

濺施之水中鱣鯉也鱣鱣也發發盛貌葭蘆葭亂也

揭揭長也孽孽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揭武壯貌

圖云庶姜謂姪娣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

之備而君何為不答夫人○洋洋羊徐又音祥活古

活反馬云大魚網目大罟也韓詩云流貌說文云疑

流也鱣陟連反大魚口在頷下長二三丈江南呼黃
魚與鯉全異鱣干軌反似鱣大者名王鱣小者曰叔
鮪沈云江淮間曰叔伊洛曰鮪海濱曰鮪發補末反

馬云魚著罔尾發發然韓詩作鱖菽音加菘他覽反
玉篇通敢反揭其謁反徐起謁反孽魚竭反徐五謁
反韓詩作轆牛竭反長貌竭欺列反徐起謁反韓詩
作桀云健也眾音孤畧音古鮪音洛蘆音盧亂五患
反江東呼之魚畧魚畧至送女者○正義曰釋器
鳥蘆蘆音丘魚畧云魚畧謂之眾李巡曰魚畧捕魚具
也鱧鯉鮪鮪謂魚有二名釋魚有鯉鱧舍人曰鯉一
名鱧郭璞曰鯉今赤鯉魚也鱧大魚似鱧而短鼻口
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
東呼為黃魚卽是也釋魚又有鱣鮪孫炎曰鱣一名
鮪郭璞曰鱣今鱣額白魚鮪別名鯢江東通呼鮪為
鱣舍人以鱧鯉為一魚孫以鱣鮪為一魚郭璞以四
者各為一魚陸璣云鱧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
來上鱧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
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
斤可烝為臠又可為鮓魚子可為醬鮓魚形似鱧而
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
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鱧鮪大者為王鮪

小者爲鮓鮓一名鮓肉色白味不如鱸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鮓鱸皆異魚也故郭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爲一物是郭謂毛傳爲誤也葭蘆菴蘆釋草文李巡曰分別葦類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蘆似葦而小如李巡云蘆蘆其爲一草如郭云則蘆蘆別草大車傳曰菴離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葭菴爲一草也陸璣云蘆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菴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蘆別草也桓三年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時齊衛敵國莊姜齊侯之子則送者下卿也大夫卿之總名士者男子之大稱故云庶士齊大夫送女者○庶姜至廣饒○正義曰此爲莊姜不見答而言則非曰國中之女故爲姪娣二者非一故稱衆也齊所以得有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之履西至於河是河在齊西北流也衛境亦

有河知此是齊地者以庶姜
庶士類之知不據衛之河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毛詩

卷之二十一

江古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爾人四...

上...
亦...

毛詩註疏卷第三

三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

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

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氓莫耕

反民也韓詩云美貌別彼列反華戶花反或音花

復扶又反背音佩喪息浪反妃音配風福鳳反泆

音 **疏** 氓六章章十句至淫泆○正義曰言男女無

逸 別者若外言不入於闕內言不出於闕是有

別也今文見往來是無別也奔誘者謂男子誘之
 婦人奔之也華落色衰一也言顏色之衰如華之
 落也或乃困而自悔者言當時皆相誘色衰乃相
 棄其中或有困而自悔棄喪其妃耦者故敘此自
 悔之事以風刺其時焉美者美此婦人反正自悔
 所以刺當時之淫泆也復相棄背以上總言當時
 一國之夷或乃困而自悔以下敘此經所陳者是
 困而自悔之辭也上二章說女初奔男之事下四
 章言困而自悔也言既遂矣至於暴矣是其
 其困也躬自悼矣蓋亦已焉哉是自悔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

匪

氓民也

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

也

箋

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季春始蠶孟夏賣絲

蚩

尺之反貿
莫豆反

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匪

匪非即就也此

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為室家也送子涉

淇至于頓丘

傳

丘一成為頓丘

箋

云子者男子之道

稱言民誘已已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

謀且為會期

○頓都十反稱尺證反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傳

愆

過也

箋

云良善也非我以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

告期時

○愆起虔反字又作讐

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傳

將願也

箋

云將請也民欲為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

與子為期

○將七羊反語魚據反

箋

氓之至為期○毛以為此婦人言已本見誘之時有

一民之善蚩蚩然顏色敦厚抱布而來云當買絲此民於時本心非為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謀為室家之道以買絲為辭以來誘已我時為男子所誘即送此子涉淇水至於頓丘之地與之定謀且為會期男子

欲卽於夏中以爲期已卽謂之非我欲得過子之期
 但子無善媒來告其期時近恐難可會故願子無怒
 於我與子秋以爲期○鄭唯以將爲請爲異其以時
 對面與之言官爲請○**○**氓民至布幣○正義曰氓
 民之一名對文則異故遂人註云變民言也異內外
 也氓猶懵懵無知貌是其別也其實通故下箋云言
 民誘已是也論語及靈臺註皆云民者真也此婦人
 見棄乃追本男子誘已之時已所未識故以悠悠天
 下之民言之不取於真與無知既求謀已與之相識
 故以男子之通稱言之送子涉淇將子無怒是也既
 因有廉恥之心以君子所近而託號之以望復關是
 也以婦人號夫爲君子是其常稱故傳曰復關君子
 之所近又因男子告已云爾爾爾筮已亦答之云以
 爾車來也三章言士女若時賢者所言非男女相謂
 也士者亦男子之大號因賢者所言故四章言士貳
 其行也以蚩蚩言民之狀故云敦厚貌謂顏色敦厚
 已所以悅之外府註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
 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檀弓注云古者謂錢爲

泉布所以通布貨財泉亦爲布也知此布非泉而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爲幣泉則不宜抱之也載師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買易物引詩云抱布買絲抱此布也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云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筐籠是也○**季春至賣絲**○正義曰月令季春云后妃齊戒以勸蠶事是季春始蠶孟夏云蠶事既畢分繭稱絲是孟夏有絲賣之也欲明此婦人見誘之時節故言賣絲之早晚以男子旣欲爲近期女子請之至秋明近期不過夏末則賣絲是孟夏也○**傳丘**一成爲頓丘○正義曰釋丘云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崑崙丘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孟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敦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敦孟也音頓與此字異音同○**子者至會期**○正義曰子者有德之名此男子非能有德直以子者男子之通稱故謂之爲子也上云來卽我謀男就女來與之謀也今

此送之故知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又下云匪我愆期則男子於此與之設期也故知且為會期言日者兼二事也

乘彼坵垣以望復關

傳

坵毀也復關君子所近

也 **箋** 云前既與民以秋為期期至故登毀垣鄉其所

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

時始秋也

○坵俱毀反垣音袁所近附

傳

復關君子所近

正義曰復關者非人之名號而婦人望之故知君子所近之地箋又申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其近復關以託號此民故下云不見復關既見復關皆號此民為復關又知此時始秋者上云秋以為期下四章桑之落矣為李秋三章桑之未落為仲秋故知此時始秋也

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傳

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誨

箋

云用心專者怨必

深○漣音連注貌既見復關載笑載言○云則笑則言喜之

甚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

體○云爾女也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

女宜為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

誘定之○筮市制反體如字卦兆之體也韓詩作履履幸也咎其九反著音尸絲直又反卦兆之

辭○體兆卦之體○兆卦至定之○正義曰傳以也○經卜筮並言故兼云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

左傳曰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也二者皆有繇辭

此男子實不卜筮而言皆吉無凶咎者又誘以定之前因貿絲以誘之今復言卜筮以誘之故言又也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賄財遷徙也○云女復關

也信其卜筮皆吉故答之曰徑以女車來迎我我以

所有財遷徙就女也○賄呼罪反 桑之未落其葉沃

若干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傳桑女

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鶉鳩也食桑甚過則醉

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傳云桑之未

落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

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甚猶女子嫁不以禮耽

非禮之樂○沃如字徐於縛反甚本又作椹音甚 士

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傳云說解也

桑實也耽都南反鶉音骨樂音洛下同

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

信為節

○行下

○

桑之至不可說○毛以為桑之未

色未衰之時其貌亦灼灼然美君子則好樂於已已

與之耽樂時賢者見已為夫所寵非禮耽樂故吁嗟

而戒已言吁嗟鳩兮無食桑甚猶吁嗟女兮無與士

耽然鳩食桑甚過時則醉而傷其性女與士耽過度

則淫而傷禮義然耽雖士女所同而女思於男故言

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已時為

夫所寵不聽其言今見棄背乃思而自悔○鄭以為

男子既秋來見已已使之取車男子既去當桑之未

落其葉沃若仲秋之時國之賢者刺已見誘故言吁

嗟鳩兮無得非時食甚吁嗟女兮無得非禮與士耽

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已時不

用其言至季秋乘車而從之故今思而自悔○**○**桑

女至禮義○正義曰言桑者女功之所起故此女取

桑落與未落以興已色之盛衰毛氏之說詩未有為

記時者明此以為興也言鳩鵲鳩者釋鳥云鵲鳩鵲
 鶉其氏曰春秋云鶉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一
 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
 尾青黑色多聲宛彼鳴鳩亦此鳩也陸璣云班鳩也
 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鶉鳩者以鶉鳩冬始去今秋
 見之以為喻故知非餘鳩也鳩食甚過時者謂食之
 過多故醉而傷其性經直言無食桑葢而云過時者
 以與士耽相對耽者過禮之樂則如食桑葢過時矣
 女與士耽以過禮故為傷禮義則時賢者戒女之過
 禮謂已為君子所寵過度不謂非禮之嫁為耽也○
 桑之至之樂○正義曰以上章初秋云以爾車來
 始令男子取車下章季秋云漸車帷裳謂始適夫家
 則桑之未落為仲秋明矣言士女則非自相謂之辭
 故知國之賢者刺其見誘而戒之其時仲秋則無甚
 賢者禁鳩食之由當時無也蓋有而食之為非時以
 非時之食葢以興非禮之行嫁故云耽非禮之樂鄭
 志張逸問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
 也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

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爲之小雅論燕樂言作樂過禮以見厚意故亦言耽而文連和樂也○士有至爲節○正義曰士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功過相除齊桓晉文皆殺親戚篡國而立終能建立高勲於周世是以功除過也桑之落矣其

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

隕隋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

云桑之落

矣謂其時季秋也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已徂往也我

自是往之女家女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言此者明

已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幃裳童容也我乃渡深水

至漸車童容猶冒此難而往又明已專心於女

韻謹

反湯音傷漸子廉反註同清也溼也帷位悲
反隋字又作墮唐果反冒音墨難乃且反

女也不

爽士貳其行

爽差也

云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

復關之行有二意

復關之行有二意

○行下孟反註同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

極中也

○

桑之至其德○毛以為桑之落矣之時其

色衰而彫落時君子則棄已使無自以託故追說見薄之漸言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而見困苦已不得其志悔已本為所誘涉湯湯之淇水而漸車之帷裳而往今乃見棄所以自悔也既追悔本之見誘而又怨之言我心於汝男子也不為差貳而士何謂二三其行於已也七也○鄭以為婦人言三其德及年老而棄已所以怨也○鄭以為婦人言已本桑之落矣其黃而隕之時當季秋之月我往之爾家自我往汝家時已聞汝家三歲以來之於穀食已貧矣我不以汝貧之故猶涉此湯湯之淇水漸車

之帷裳冒難而來言已專心於汝如是今而見棄所以悔也餘同○**傳**帷裳婦人之車○正義曰傳以大夫之車立乘有蓋無幃裳此言帷裳者婦人之車故也傳於上章以桑爲女功所起爲興此桑落黃隕亦興也其黃而隕旣興顏色之衰則食貧在已衰之後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謂至夫家三歲之後始貧乏於衣食漸不得志乃追悔本冒漸車之難而來也故王肅曰言其色黃而隕墜也婦人不慎其行至於色衰無以自託我往之汝家從華落色衰以來三歲食貧矣貧者乏食飢而不充淪不得志也○**桑**之至於女○正義曰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故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其時季秋也上使以爾車來不見其迎之事此言漸車涉水是始往夫家故知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已也此始嚮夫家已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故以爲自我往之汝家之時汝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我猶渡水而來此婦人但當悔其來耳而言穀食先貧者於時君子家貧恩意之情遇已漸薄已遭困苦所以悔言已先知此貧而來明已之悔不以汝今貧

乏故直以二三其德恩義疏薄故耳幃裳一名童容
 故巾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
 檐車山東謂之裳韋或曰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裳
 以為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
 傍垂而下謂之檐故雜記曰其輔有袞註云袞謂轎
 甲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檐別司農云謂檐車者以
 有童容上必有檐故謂之為檐車也此唯婦人之車
 飾為然故士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檐是也幃裳在
 傍渡水則溼言已雖知汝貧猶尚冒此深水漸車
 之難而來明已專心於汝故責復關有二意也

歲為婦靡室勞矣



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

婦事見困苦有舅姑曰婦夙興夜寐靡有朝矣



云

無有朝者常早起夜卧非一朝然言已亦不解情

解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云言我也遂猶久也我既

解音

父矣謂三歲之後見遇浸薄乃至見酷暴○浸于兄

弟不知啞其笑矣○傳啞啞然笑○傳云兄弟在家不知

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啞啞然笑我○啞許意反

又○一音許四反說文云大笑也虛記反又大結反靜言息之躬自悼矣○傳悼

傷也○傳云靜安躬身也我安息君子之遇已無終則

身自哀傷○傳三歲至悼矣○正義曰婦人追說已初

所愛無室家之勞謂夫不以室家婦事以勞於已時

夫雖如此已猶不恃寵自安常自早起夜臥無有一

朝一夕而自解情我已三歲之後在夫家久矣漸見

疏薄乃至於酷暴矣我兄弟不知我之見遇如此若

其知之則啞啞然其笑我矣我既本為夫所誘遇已

不終安靜而思之身自哀傷矣○傳有舅姑曰婦○

正義曰公羊傳曰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於舅姑

是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 云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

於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 **淇則有岸隰則有泮**

傳 泮坡也 云泮讀為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厓

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 判坡本

亦作陂北皮反澤陂詩傳云障也呂忱北髮反云陂陂也亦所以為隰之限域也本或作破字未詳觀王

述意似作陂拱俱勇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傳 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然 云我為

童女未笄結髮晏然之時女與我言笑晏晏然而和

柔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言其懇惻款誠

○寔如字本或作非

者非旦說文作息懇起狠反剛本亦作懇楚女反

不思其反

云反復也今

老而使我怨曾不念復其前言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

云已焉哉謂此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辭

○

及爾至已

焉哉○正義曰言男子本謂已云與汝為夫婦俱至於老不相棄背何謂今我既老反薄我使我怨何不念其前言也然淇則有岸隰則有泮以自拱持今君子反薄而棄已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言淇隰之不如本我總角之宴然幼穉之時君子與已言笑晏晏然和柔而相親與已為信誓許偕至於老耄旦旦然懇惻款誠如是及今老而使我怨是曾不思念復其前言而棄薄我我反復是君子不思前言之事則我亦已焉哉無可奈何○**○**我欲至我怨○正義曰以下云不思其反責其不念前言則男子之初與婦人

有期約矣則此及爾借老男子之辭故箋述之云我
 欲與汝俱至于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言反薄
 我明及爾借老男子之言也老者以華落色衰為老
 未必大老也○**○**津坡**○**津讀至拘制○正義曰以
 際者下淫猶如澤故以津為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
 也箋以津不訓為陂故讀為畔以申傳也但毛氏於
 詩無易字者故箋易之其義猶不異於傳也畔者水
 厓之名以經云有岸有畔明君子之無也故云今君
 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則非君子○**○**總角至且
 且然○正義曰甫田云總角也今未幾見兮突而弁
 今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故箋云我
 為童女未笄內則亦云男子未冠笄者總角衿纓以
 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故內則註云收髮結之
 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釋訓云晏晏柔也故此云
 晏晏和柔又曰晏晏且且悔爽忒也謂此婦人恨夫
 差忒其心變本言信故言此晏晏且且而自悔解言
 此之意非訓此字也定本云且且猶怛怛○**○**我為
 至款誠○正義曰箋言結髮宴然之時解經總角之

宴經有作非者因甫田總角非兮而誤也定本作宴
傳直云信誓旦旦然不解旦旦之義故箋申之言旦
旦者言懇惻為信誓以盡已款誠也○曾不復念
其前言○正義曰今定本云曾不念復其前言俗本
多誤復其前言者謂前要誓之言守而不忘
使可反覆今乃違棄是不思念復其前言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

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傳興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

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

○籊他歷反釣音弔殺色界反

豈不爾思

遠莫致之

云我豈不思與君子爲室家乎君子疏

遠已已無由致此道

○遠如字又于萬反註同

籩

籩籩至致之○正義曰籩籩然

長而殺之竹竿以釣於淇必得魚乃成爲善釣以與婦人嫁於夫必得禮乃成爲室家今君子不以禮答已已豈不思與爾君子爲室家乎但君子疏遠於已已無由致此室家之道耳

泉源在左淇

水在右

泉

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

云

云小水有

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於君子之禮今水相與

爲左右而已亦以喻已不見答

泉

傳

泉源至大水○正義曰泉源者泉

水初出故云小水之源淇則衛地之川故知大水箋申說之言小水有流入大水合爲一之道猶婦人於君子有相親幸之禮今洪水與泉源左右而已不相入猶君子與已異處不相親故以喻已之不見答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云

云行道也女子有道當嫁

耳不以不答而違婦禮

○遠于萬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

巧笑之嗇佩玉之儺

傳

嗇巧笑貌儺行有節度

傳

云

已雖不見答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

○嗇七可

反沈又七何反儺乃可反說文云行有節也惡烏路反

淇水悠悠檜楫松舟

傳

悠悠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擢舟也舟楫相配得

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云此傷已今不得夫

婦之禮

○液本亦作漣音由檜占活反又古會反木名楫本又作楫子葉反徐音集方言云楫謂

之槳或謂之權釋名云楫捷也撥

傳

檜柏葉至而

水舟行捷疾也槳音饒擢直教反**傳**備○正義曰釋木云檜和葉松身書作栝字禹貢云柎榦栝栝註云栝葉松身曰栝與此一也言楫所以擢舟以喻女所

以配男此不容之詩以舟楫喻男女故反而為駕言
異言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

出遊以寫我憂傳出遊思鄉衛之道箋云適異國而

不見答其除此憂維有歸耳○鄉本又作思出遊

之道○正義曰今定本息作斯或誤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箋惠公以幼童

卽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

為政以禮○芄音丸本亦芄芄蘭二章章六句至

為君子當柔潤溫良自謂無知今而不然是為驕
慢故二章章首一句及第四句是也下二句言有

威儀是無禮也次二句言佩鸞佩鞞明雖幼而行成人之事不當驕慢鄭以為幼而行成人之事當任用大臣不當驕慢上四句是也無之亦下二句是也○**惠**公至以禮○正義曰經言童子則惠公時仍幼童童者未成人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也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杜氏以傳言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為之娶於齊而姜公娶之生壽及朔言為之娶於齊則宣公已即位也宣公以隱四年冬立假令五年即娶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朝尚有兄壽則宣公即位三四年始生惠公也故疑為十五六也且此自位有才能則非身幼也經云能不我知是自謂有才能刺之而言容璲之美故知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

芄蘭之支

興

也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

支

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喻幼

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

○恒蔓於地蔓音萬本或作蔓延於地者

後人輒加耳

童子佩觿

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

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

○佩蒲對反佩字從人或

玉傍作者非觿許規反解結之器

雖則佩觿能不我知

不自謂無

知以驕慢人也

云此幼穉之君

雖佩觿與其才能

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

慢所以見刺

○與音餘下佩鞮與同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容

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

容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及垂紳帶

尺則倻倻然行止有節度然其德不稱服

○倻其季
反韓詩作

萃垂貌紳音

反

性柔弱阿儺以與君子之德當柔潤

身稱尺證反

溫良今君之德何以不溫柔而為驕慢以君今雖童

子而佩成人之鱗則當治成人之事當須溫柔何為

今難則佩鱗而才能不自謂我無知以驕慢人也若

非直驕慢又不知為政當以禮而徒善其外飾使容

儀可觀兮佩玉遂遂兮垂其紳帶倻倻兮而內德不

稱無禮以行之○鄭以為言茺蘭之支以柔弱恒延

蔓於地有所依緣則起以與幼穉之君以幼時恒關

昧於政有所任用乃能成其德教君今幼弱何以不

任用大臣君雖童子佩成人之鱗則當治成人之事

君雖則佩鱗欲治成人之事其才能實不如我眾臣


之所知何故不任大臣而為驕慢矣不知為政以禮

徒善其威儀佩容刀與瑞玉及垂紳帶使行止有節

度倻倻兮而內無德以稱之○**反**茺蘭至溫良○正

義曰釋草云薺茺蘭郭璞曰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

陸機疏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以此草支葉
 柔弱序刺君驕慢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
 芟蘭至其政○正義曰以此大夫刺之而下云能
 不我知則刺其驕慢自專故易傳取其有所依緣以
 興幼穉當須任用大臣也○**傳** 觸所以至其德○正
 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觸右佩大觸下別云
 男女未冠笄者故知成人之佩內則註云觸貌如錐
 以象骨為之是可以解結也又解童子而得佩成人
 之佩者由人君治成人之事故使得佩以早成其德
 故也尚書註云人君十二而冠佩為成人則似十二
 以一要人君雖未十二亦治成人之事不必至冠也
 此解觸以成人自當佩之不必國君為父母在乃服
 也下章鞶亦佩時有之舉以言焉不必國君常佩○
傳 不自謂無知○正義曰**傳**以此直責君驕慢言君
 於才能不肯自謂我無知○**箋** 此幼至見刺○正義
 曰箋以此大夫刺之云能不我知則大夫自我也以
 君才能不如我所知因解其見刺之意由自謂有才
 能而驕慢大臣故刺之○**傳** 容儀至節度○正義曰

傳以此三者皆言今故各為其狀孝經曰容止可觀
大東云鞞鞞佩璲璲本所佩之物因為其貌故言佩
玉璲璲然帶之垂者唯有紳耳故知垂其紳帶也悻
悻然有節度總三者之辭○容刀至不稱服○正
義曰箋以容及璲璲帶相類則皆指體言也故為容
刀與璲知紳帶垂三尺者禮記玉藻云紳長制三尺
是也行止有節度亦總三者之辭也定本云然其德不稱服

花蘭之葉

云葉猶

支也童子佩鞞



鞞珮也能射御則帶鞞




云鞞之

言沓所以彊沓手指

○鞞夫涉反鞞本又作決
音同沓徒答反彊苦侯反



鞞

袂鞞之言沓○正義曰傳云袂者以禮及詩言決
拾車攻傳曰決鉤弦也繕人註云袂挾矢時所以持
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引士喪禮曰袂用正玉棘若擇
棘則天子用象骨為之著右臂大指以鉤弦鬪體大
射上喪註皆然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大射註諸
侯亦用象骨以大夫用骨不必用象彼註云鉤弦與

車攻傳同則一也拾一名遂以韋為之著於左臂所以遂弦與玦別鄭以禮無以鞞為玦者故易之為沓七喪禮曰續極二註云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也生者以朱韋為之而三死用續又二明不用也知生用朱韋而三者人射云朱極三註云以朱韋為之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此是彊沓手指也車攻云決拾既次箋云手指相比次亦謂巨指既著玦左臂加拾右手指又著沓而相比次也

則佩鞞能不我甲

佩甲狎也
鞞

云此君雖佩鞞與其

才能實不如我眾臣之所狎習

○甲如字爾雅同徐胡甲反韓詩作狎狎

戶甲
 反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宋

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卽位夫

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

疏

河廣一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河廣詩者宋襄公母本為夫所出而歸於衛及襄公卽位思欲嚮宋而不能止以義不

可往故作河廣之詩以自止也序言所思之意經二章皆言義不得往之事○**疏**宋桓至自止○正

義曰左傳云公子頑烝於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

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然子無出母之道故知當桓公之時生襄公而出今繫之襄公言母歸者

明思而不止當襄公時故云襄公卽位夫人思宋也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

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父

母出為逆無子出為絕人世淫泆出為其亂族疾妬出為其亂家有惡疾出為其不可俱染盛多口

出為其離親盜竊出為其反義有三不去有所娶
 無所歸不去更三年喪不去前貧後富貴不去於
 今令犯七出雖在三不去之中若不順父母與淫
 無子亦出雖古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絕嗣與勃德
 故也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嬪妾既多不為
 絕嗣故易同人註云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是也
 知者以春秋魯夫人無子多矣皆不出若犯餘六
 出則去故雜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杞伯姬來歸
 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上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
 不出非徒無子故易鼎卦註云嫁於天子雖失禮
 無出道遠之而已以天子天
 下為家其后無所出故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傳

杭渡也

箋

云誰謂河水廣與一

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

耳非謂其廣

○葦葦鬼反杭戶郎反與音餘
 下遠與同狹音洽為于偽反

通

葦

喻狹○正義曰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楫然非一根葦也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徐夫人之嚮宋渡河也河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

望之
云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

兄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謂其

遠
○跂丘
誰謂至亦喻近○正義曰宋去衛甚

足可見是喻近也言亦者以喻宋近猶
險河狹故俱言亦定本無亦字義亦通
誰謂河廣曾

不容刀
云不容刀亦喻狹小
船曰刀
○刀如字字

作翮並
音刀
疏
小此刀宜為舟船之小故云小船曰刀說

文作翮翮小船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云二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

也 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圖** 云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

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圖 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為

王前驅又故家人思之

○為于偽反又如字詳一為王並同從王伐鄭讀者

或連下伯也

為句者非

圖

伯兮四章章四句至不反○正義曰此言過時者謂三月一時穀梁

傳伐不踰時故何草不黃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

所以厚民之性是也此敘婦人所思之由經陳所

思之辭皆由行役過時之所致敘言為王前驅雖

辭出於經總敘四章非指一句也○

圖

衛宣至思

之○正義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桓五年經也時當宣公故云衛宣公之時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公羊傳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鄭答臨碩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然則宣公從王為得其正以兵屬王節度不由於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諸侯從王雖正其時天子微弱不能使衛侯從已而宣公自使從之據其君子過時不反實宣公之由故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

傳伯州伯也揭武貌桀特立也

箋

云伯君子字也桀英桀言賢也

○揭丘列反

疏

伯

至特立○正義曰言為王前驅則莽賤者今言伯兮故知為州伯謂州里之伯若牧下州伯則諸侯也非衛人所得為諸侯之州長也謂之伯者伯長也內則云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彼州伯對闔史

毛詩流

卷之三

賦

闔府亦謂州里之伯桀者俊秀之名人莫能及故云特立○**伯**君子字○正義曰伯仲叔季長幼之字而婦人所稱云伯也宜呼其字不當言其官也此在前驅而執兵則有勇力為車右當亦有官但不必州長為之竭為武貌則傑為有德故云英傑傑亦特立與傳一也**伯也執戈為王前驅**

傳 戈長丈二而無刃 **傳** 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

戈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為差 ○ 戈市朱反長如字又直亮反

軫本亦作輻之忍反酋在由反發聲矛音謀 **傳** 義曰考工記云戈長尋有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丈二也治氏為戈戟之刃不言戈刃是無刃也○**傳** 兵車至為差○正義曰因

戈是兵車之所有故歷言六等之差考工記曰兵車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祕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述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戈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

車載常崇於爻四尺謂之五等箇矛常有四尺崇於
戟四尺謂之六等是也彼註云戈爻戟矛皆插車輪
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插輪則執之此據用以言也又
廬人先言戈爻車戟箇矛夷矛之長短乃云攻國之
兵又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
則六建於六等不數軫而數夷矛不引之者因六等
自軫歷數人爻以上爲差之備故引之六等者自地
以上數之其等差有六故註云法易之三才六畫非
六建也建者建於車上非車上所建也凡兵車皆有
六建故廬人先言戈爻車戟箇矛夷矛乃云攻國之
兵又云六建既備六建在車明矣但記者因箇矛夷
矛同爲矛稱故自軫至矛爲六等象三才之六畫故
不數夷矛其實六建與六等一也若自戈以上數爲
六等則人於六建不處其中故鄭云車有天地之象
人在其中焉明爲山此故自軫數之以戈軫爲地材
人爻爲人材矛戟爲天材人處地上故在爻下如此
則得其象矣或以爲凡兵車則六建前驅則六等知
不然者以考工記兵車六等之數鄭云此所謂兵車

也明兵車皆然非獨前驅也前驅在車之右其常有
 勇力以用五兵不得無夷矛也司兵云掌五兵鄭司
 農云五兵者戈及戟箇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
 兵註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
 無夷矛而有弓矢則前驅非步卒兵有夷矛明矣知
 步卒五兵與在車不同者司右云凡國之勇力之士
 能用五兵者屬焉註云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
 中司馬註云弓矢及矛戈戟相助凡五兵長以衛短
 短以救長以司兵云建車之五兵則步卒五兵與車
 兵異矣夷矛長非步卒所宜用故以司馬註五兵弓
 矢及矛戈戟當之車之五兵云建與六建文同故以
 司農所云戈及戟箇矛夷矛當之勇力之士屬司右
 選右當於中則仍是步卒未為右也故以步卒五兵
 解之步卒無夷矛數弓矢為五兵在車則六建除人
 即五兵以弓矢不在建中故不數也其實兵車皆有
 弓矢故司弓矢云唐大制車戰野戰枉矢絜矢用諸
 守城車戰又檀弓註云射者在左又左傳
 曰前驅斂大射而殺之是皆有弓矢也

自伯之東

師 自伯之東。正義曰：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衍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為王前驅，即云自伯之東，明從王為前驅而東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

首如飛蓬。婦人夫不在，無容飾，豈無膏沐，誰適為

容。適，主也。○適都歷反，註同。為干僞反，或如字。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杲杲然日復出矣。○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

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杲古老反，出如字。

沈推類反，復扶又反，下同。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甘，厭也。○云願

念也。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

能絕也。我憂思以生首疾。○厭於豔反，下同。嗜市志反，憂思息嗣反。

思伯其心首疾。○毛於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則此願亦為每言我每有所言則思念於伯思之厭足於心由此故生首疾。○**傳**其厭。○正義曰謂思之不已乃厭足於心用是生首疾也凡人飲食口其遂至於厭足故云其厭也。○**傳**如人至不能絕。○正義曰箋以其心者思之不能已如口味之其故左傳云請受而其心焉始欲取以其心則其心未得為厭故云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其口不能絕其與子同夢義亦然。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

傳諼草令人忘憂背北

堂也



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

○焉於虔反 諼本又作萱

況爰反說文作蕙云令人忘憂也或作蕨背願言思音佩沈又如字令力呈反忘亡向反又如字

伯使我心癡



癡病也

○癡音每 又音侮



焉得至心癡○毛以為君子既

過時不反已息之至其既生首疾恐以危身故言我憂如此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

觀之以忘憂伯也既久而不來每有所言思此伯也
使我心病○鄭以願爲念爲異○○諼草至北堂○
正義曰諼訓爲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
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爲草名故釋訓云
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是諼非草名也昔者
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欲樹草於堂上冀數見之
明非遠地也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士昏禮
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註
皆云北堂房半以北爲北堂堂者房室所居之地總
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也昏禮
註云洗南北直室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在房
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總名房外
內皆名
爲堂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

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

人民也



育生長也

○狐音胡喪息浪反下註同
妃音配下註同殺所戒反又

所例反所以育人民也本
或作蕃育者非長竹丈反



有狐三章章四句至
人民○正義曰作有

狐詩者刺時也以時君不教民隨時殺禮為昏至
使衛之男女失年盛之時為昏而喪失其妃耦不

得早為室家故刺之以古者國有凶荒則滅殺其
禮隨時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使為夫婦所

以蕃育人民刺今不然男女失時謂失男女年盛
之時不得早為室家至今父而無匹是喪其妃耦

非先為妃而相棄也與氓序文同而義異大司徒
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註云荒凶年

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是凶荒多昏之禮
也序意言古者有此禮故刺衛不為之而使男女

夫時非謂以此詩為陳古也故經皆陳
喪其妃耦不得匹行息為夫婦之辭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

傳 典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

音雖

○綏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傳

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

裳所以配衣也

箋

云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

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為作裳者欲與為室家

○無為 子偽反

○

有狐至無裳○正義曰有狐綏綏然匹行在彼淇

水之梁而得其所以與今衛之男女皆喪妃耦不

得匹行乃狐之不如故婦人言心之憂矣是子無室

家已思欲與之為室家裳之配衣猶女之配男故假

言之子無裳已欲與為作裳以喻已欲與之為室家

知綏綏是匹行之貌○正義曰序云喪其妃耦而言故

此稱婦人之辭言之子無裳則謂男子為之子也故

言之子無室家者直指言無裳則因事見義以喻已

毛詩流

卷三之三十一

及古圖

則傳皆以衣喻夫以裳帶喻妻宜配之也故箋云是子無裳欲與為室家之道申說傳裳所以配衣之義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厲深可厲之旁心之

憂矣之子無帶帶所以申束衣有狐綏綏在彼淇

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

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息之欲厚報

之而作是詩也○瓜古花反遺唯季反下註同木瓜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

義曰有狄之敗懿公時也至戴公為宋桓公迎而立之出處於漕後即為齊公子無虧所救戴公卒

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則戴也文也皆為齊所救而封之也下總言遺之車馬器服則二公皆為齊所遺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戌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三月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繫馬繫於廐之馬言遺其善者也器服謂門材與祭服傳不言車文不備此不言羊豕雞狗舉其重者言欲厚報之則時實不能報也心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辭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傳木瓜楸木也可食之木瓊

玉之美者琚佩玉名

○瓊求營反說文云赤玉也琚音居徐又音渠楸音茂字亦作

茂爾雅云楸木瓜也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箋

云匪非也我非敢

以瓊琚為報木瓜之惠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已國

之恩也

○為好呼報反篇內同

正

投我至為好○正義曰以衛人得齊桓之大功思厚報之

而不能乃假小事以言設使齊投我以木瓜我則報之而不能乃假以瓊琚我猶非敢以此瓊琚報齊之木瓜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我以恩情而已況今國家敗滅出處於漕齊桓救而封我如此大功知何以報之○**木**木瓜至玉名○正義曰釋木云櫛木瓜以下木桃木李皆可食之木則此木瓜亦美木可食故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是也以言瓊琚琚是玉名則瓊非玉名故云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聘義註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非玉名也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琚故知琚佩玉名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琚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投我以木桃報**自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

之以瓊瑤

傳

瓊瑤美玉

○瑤音遙說文云美石

匪報也永以為

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傳

瓊玖玉名

○玖音久書云

玉黑色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傳

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

苴之禮行

傳

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

苞橘柚

○苴子餘反橘均栗反柚餘救反

傳

孔子至禮行○正義曰孔叢云孔子讀詩自

二南至於小雅喟然歎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為君子於考槃見避世之士而無悶於世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是也傳於篇末乃言之者以孔叢所言總論一篇之事故篇終言之小弁之引孟子亦然○**傳**以果至橘柚○正義曰箋解於木瓜所以得見苞苴之禮者凡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此投人以木瓜木李必苞苴苴而往故見苞苴之

禮行知果實必苞之者尚書曰厥苞橘柚橘柚在苞
 明果實皆苞之曲禮註云苞苴裹魚肉不言苞果實
 者註舉重而畧之此苞之所通曲禮註云或以葦或
 以茅故旣夕禮云葦苞二野有死麕白茅苞之是或
 葦或茅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四句

毛詩註疏卷第三

二之三

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王黍離詒訓傳第六

陸曰王國者周室東都王城畿內之地在豫州今之洛陽是也

幽王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以土當國猶春秋稱王人

王城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也正義曰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謂王城

也周以鎬京為西都故謂王城為東都王城即洛邑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韋昭云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臣瓚按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

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
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秦譜云橫有西周畿
內八百里之地是鄭以西都為八百里東都為六百其
言與瓚同也鄭志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為伯甸
言爵為伯服在甸按曹國實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
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
其故答曰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定陶去
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也除畿內三百里又侯
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以子魚言為伯甸本
其始封而在甸服明東都六百初則然矣西都初則
亦入百相通可知周禮每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
據方圓而言其實地形不可如圖也蓋以西都先王
所居東都貢賦所均不可並為二畿故通數之共為
千里○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正義
曰禹貢云荆河惟豫州注云州界自荆山而至于河
而王城在河南洛北是屬豫州也太華即華山也外
方即嵩高也地理志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外方在
潁川嵩高縣則東都之域西距太華東至於外方故

云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正義曰：僖二十五年左傳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源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賜晉時爲周之畿內，故知北得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知河北之地，漸冀南境也。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正義曰：文王有聲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是武王作邑於鎬京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爲宗周。祭統云：卽宮于宗周，謂洛邑也。以洛邑謂東都，故謂鎬京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旣成，謂之玉城，是謂東都。今河南是也。正義曰：洛誥云：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澗水，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澗水，亦惟洛食。注云：我以乙卯日至於洛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澗水、東澗水，旣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則成周、洛邑同年營矣。書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則知此二邑皆五年營之也。成王在豐。

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書序文彼注云欲擇土中
 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
 也武王已都鎬京成王尚云在豐者豐有文王廟將
 行就告之故召誥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云於
 此從鎬京行至於豐就告文王廟是也此王城於漢
 時為河南縣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
 陽是也。正義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亦書
 序文也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
 為成周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
 歸處西都。正義曰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是成
 王居洛邑也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注云此皆
 上也周謂之頑民民無知之稱是遷殷頑民於成周
 也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
 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遷九鼎焉而
 周復都豐鎬是成王復還歸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
 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復廢申后太子宜咎奔
 申。正義曰周本紀云懿王亡王室豕褒郊特牲曰
 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始昭


麗山國語言於戲則是麗山之下有地名戲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麗山之北則戲亦水各章昭云戲山名非也。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正義曰鄭語云晉文侯於是平定天子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地理志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周本紀云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咎是為平王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鄭所據之文也。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正義曰於時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春秋王人之微猶尊矣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故言無異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猶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作為雅頌貶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

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
答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
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意言幽厲
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爲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
外故爲風也言王國變風者謂以王當國故服虔云
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
在風則卑矣已此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故題
王以當國而敘以實應故每言閔周也周本紀云平
王卽位五十一年崩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材是爲
桓王二十三年崩子莊王也立十五年崩維此三王
有詩耳黍離序云閔周室之顛覆言鎬京毀滅則平
王時也君子行役及揚之水葛藟皆序云平王是平
王詩矣君子陽陽中谷有蕓居中從可知兔爰序云
桓王則本在葛藟之下但簡札換處失其次耳兔爰
旣言桓王舉上以明下明采葛大車從可知矣采葛
箋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明大車亦桓王詩也丘中
有麻序云莊王不明卽莊王詩明矣故鄭於左方中
以此而知皇甫謐云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怨而爲

刺今王風自黍離至中谷有權五篇是也桓王失信
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讒僞竝作九族不親故詩人刺
之今王風自兔爰至大車四篇是也如謚此言以葛
藟為桓王之詩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謚言非也定本
葛藟序云刺桓王誤也王詩次在鄭上譜
退幽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

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

詩也  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

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

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 ○離如字說文作穉

過古臥反又古禾反覆芳服反彷彿皇反徨音皇
鎬胡老反復扶又反而同於國風焉崔集注木此

下更有猶尊之故稱
正也今詩本皆無
○黍離三章章十句至是詩

閔宗周也周之大夫行從征役至于宗周鎬京過
歷故時宗廟宮室其地民皆墾耕盡爲禾黍以先
王宮室忽爲平田於是大夫閔傷周室之顛墜覆
敗彷徨省視不忍速去而作黍離之詩以閔之也
言過故宗廟則是有所適因過舊墟非故詣宗周
也周室顛覆正謂幽王之亂王室覆滅致使東遷
洛邑喪其舊都離作在平王之時而志恨幽王之
敗但主傷宮室生黍稷非是追刺幽王故爲平王
詩耳又宗周喪滅非平王之咎故不刺平王也仿
徨不忍去敘其作詩之意未必卽在宗周而作也
言宗周宮室盡爲禾黍章首上二句是也閔周顛
覆彷徨不忍去三章下八句是也言周大夫行役
至於宗周敘其所傷之由於經無所當也○宗
周至風焉○正義曰鄭先爲箋而復作譜故此箋
與譜大同周語云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鎬
京謂之西周也卽知王城謂之東周也論語孔子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周本紀云平王東徙洛邑避戎寇平王之時周室微弱諸侯以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是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論語注云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者始者從下本上之辭遂者從上嚮下之稱彼言十世希不失矣據末而本初故言始也此言天子當爲雅從是作風據盛以及衰故言遂也下列於諸侯謂化之所及纔行境內政教不加於諸侯與諸侯齊其列位故其詩不能復更作大雅小雅而與諸侯同爲國風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傳

彼彼宗廟宮室

箋

云宗廟宮室

毀壞而其地盡為禾黍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齒

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傳

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

憂無所愬

箋

云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

○搖音遙
愬蘇路反

知

我者謂我心憂

箋

云知我者知我之情不知我者謂

我何求

箋

云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

傳

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

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闔下則稱旻天自上

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箋

云遠

乎蒼天仰懇欲其察已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

疾之甚

○蒼天本亦作倉采郎反爾雅云春爲蒼天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吳胡老反夏爲

昊天旻密中反

通

彼離至人哉。正義曰鎬京宮室閔也秋爲旻天

毀壞其地盡爲禾黍大夫行役見而傷之言彼宗廟宮室之地有黍離離而秀彼宗廟

宮室之地又有稷之苗矣大夫見之在道而行不忍速去遲遲然而安舒中心憂思搖搖然而無所告訴

大夫乃言人有知我之情者則謂我爲心憂不知我之情者乃謂我之何求乎見我久留不去謂我有何

所求索知我者希無所告語乃訴之於天悠悠而遠者彼蒼蒼之上天此亡國之君是何等人哉而使宗

廟丘墟至此也疾之太甚故云此何人哉。彼彼宗廟宮室。正義曰序云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故知

彼黍彼稷是宗廟宮室之地黍與稷也作者言彼黍彼稷正謂黍稷爲彼耳傳言彼宗廟宮室者言彼宗廟宮室之地有此黍稷也。宗廟至尙苗。正義

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略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
故辨之湛露傳曰離離垂然則黍離離亦謂秀而垂
也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故云我以黍
離離時至稷則尚苗苗謂禾未秀出車云黍稷方華
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為種故黍秀而
稷苗也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六月時也未得
還歸遂至於稷之穗七月時也又至於稷之實八月
時也是故三章歷道其所更見稷則穗實改易黍則
常云離離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大夫役當有期
而反但事尚未周了故也。○邁行至所愬。正義
曰邁行釋言文靡靡行舒之意故言猶遲遲也釋訓
云遲遲徐也戰國策云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
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然則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
之意故為憂息無所愬也。○行道也道行猶行道
。正義曰今定本文當如此傳訓經之邁以為行箋
又訓經之行以為道嫌相涉故又釋之云道行猶行
道也。○悠悠至蒼天。正義曰釋詁云悠遠也故
知悠悠遠意釋天云穹蒼蒼天李巡曰古詩人質仰

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是蒼天以體
言之也皇君也故尊而君之則稱皇天昊天大貌故言
其混元之氣昊天廣大則稱昊天昊天閔也言其以仁
慈之恩覆閔在下則稱昊天從上而下視萬物則稱
上天據人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則稱蒼天然以經
傳言天其號不一故因蒼天而總釋之當有成文不
知出何書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
爲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
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
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郭璞
曰旻猶愍也愍萬物凋落冬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
如爾雅釋天以四時異名此傳言天各用所宜爲稱
鄭君和合二說故異義天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
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
說與毛同謹按尚書堯典羲和以昊天總勅以四時
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月孔丘卒稱曰旻天
不步非秋也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
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

高明故以遠大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
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
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之耳非必於其時
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
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
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
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丘卒稱旻天
不弔無可怪耳是鄭君和合二說之事也爾雅春爲
蒼天夏爲昊天歐陽說春爲昊天夏爲蒼天鄭旣言
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昊天夏蒼
者鄭爾雅與孫郭本異故許慎旣載今尚書說卽言
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雖蒼昊有春夏之
殊則未知孰是嬰二物理相符合故鄭和而釋之○
此亡國至之甚○正義曰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
滅之亡國之君者幽王也史記宋世家云箕子朝周
過殷故墟城壞生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以歌
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彼童兮不我
好兮所謂彼童者紂也過殷墟而傷紂明此亦傷幽

王但非是主刺幽王故不為雅耳何等入猶言何物人大夫非為不知而言何物人疾之甚也

離離彼稷之穗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

故歷道其所更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更音庚

醉於憂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

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自黍離離

見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噎憂不能息也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

人哉噎憂不能息。正義曰噎者咽喉蔽塞之名而言中心如噎故知憂深不能喘息如噎

然之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

難以風焉

○難乃且反下注同風福鳳反

詩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至風焉正義曰

大夫思其危難謂在家之大夫思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君子行役無其度二章上六句是也思其危難下二句是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

曷至哉

詩

曷何也君子于往行

役我不知其反期何時當來至哉思之甚

○曷音寒未反雞

棲于埭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詩

鑿牆而棲曰埭

詩

云

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

入尚使有期節至于行役者乃反不也。
○棲音西時如字奉亦作

塒音同爾雅同玉篇時理反鑿牆以棲雞鑿在各反畜許又反君子于役如之何勿

思。
○云行役多危難我誠思之鑿牆而棲曰塒。
○正義曰釋宮文

也又云雞棲于杙為桀李巡曰別雞所棲之名寒鄉鑿牆為雞作棲曰塒君子于役不日

不月曷其有佻。
○佻會也云行役反無日月何時

而有來會期。
○佻戶括反說文口活反韓詩至也雞棲于桀日之夕矣

羊牛下括。
○雞棲于杙為桀括至也括古活反弋本亦作棧羊職

反或音羊特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云苟且也且得無飢

渴憂其飢渴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

而已



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

○遠于萬反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至而已。正義曰作君子陽陽之詩者閔周也君子之人遭此亂世皆畏懼罪辜招呼為祿仕冀安全已身遠離禍害已不復更求道行故作詩以閔傷之此敘其招呼之由二章皆言其相呼之事。祿仕至道行。正義曰君子仕於朝。為求祿故知言祿仕則是為求祿故知是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



陽陽無所用其心也

簧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



云由從也君子

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

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

職也音皇其樂只且音皇云君子遭亂道不行其自樂

此而已音皇樂音洛注且樂和樂及下章音皇且君子至只

為君子祿仕賤職招呼其友此君子之友陳其呼已

之事言有君子之人陽陽然無所用心在於樂官之

位左手執其笙簧右手招我用此房中樂官之位言

時世衰亂道教不行其且相與樂此而已音皇鄭唯以

由為從為異餘同音皇陽陽至之樂音皇正義曰言無

所用心者史記稱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
甚自得則陽陽是得志之貌賢者在賤職而亦意氣
陽陽是其無所用心故不憂下傳云陶陶和樂亦是
無所用心故和樂也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鑠也春寧
笙師注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

傳以笙簧一故云簧笙也月令仲夏調竽笙篪簧則簧似別器云彼於竽笙篪三器之下而別言簧者欲見三器皆有簧簧非別器也若然三器皆有簧何知此非竽篪而必以爲笙者以笙師備言樂器有笙簧鹿鳴云吹笙鼓簧言吹笙則鼓簧是簧之所用本施於笙言笙可以見簧言簧可以見笙故知簧卽笙非竽篪也此執笙招友欲令在房則其人作樂在房內矣故知國君有房中之樂此實天子而言國君者以諸侯亦有此樂舉國君以明天子譜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由從至官職。正義曰釋詁云山從自也俱訓爲自是由得爲從以招人必欲其從已故易傳也此君子之友說君子招已故言我君子之友自謂也此人於時在位有官職故君子得招之鄭志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是說男子得在房招友之事也斯干箋云宗廟

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
 言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
 小寢之內作之非於正寢作樂也何則玉藻云君日
 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
 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聽政小寢以燕息路寢非燕
 息之所也下箋云欲使從之於燕舞之位以燕言之
 明不在路寢也樂實不在路寢而譜云路寢之樂者
 云路寢房中者以小寢是路寢之下室繫路寢言之
 天官宮人掌六寢之稱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
 是小寢繫於路寢之事也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
 故得有**君子陶陶左執翽右招我由敖**
 左右房

貌翽翽也翽也



云陶陶猶陽陽也翽舞者所持謂

羽舞也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

舞之位亦俱在樂官也

○陶音遙翽徒刀反敖五刀反遊也翽徒報反沈徒老反

俗作燾翳於計反燕
本又作宴於見反

其樂只且

釋

正義曰釋言云翳也

燾也李巡曰翳舞者所持燾也孫炎曰燾舞者所持
羽也又曰燾翳也郭璞云所持以自蔽翳也然則翳

訓為燾也燾所以
為翳故傳并引之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

怨思焉

釋 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令屯戍不

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

人戍焉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疆楚王

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釋 揚如字或作楊木之字非屯

徒門反戍束遇反守也韓詩云舍息如字沈息嗣反令力呈反近附近之近或如字數音朔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至息焉。正義曰不撫其民

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屯戍母家次二句是也息者

下二句是也此三者皆是所怨之息俱出民心故

以怨配息而總之。怨平王至戍之。正義曰

此刺平王不嫌非是周人而特言周人者時諸侯

亦有使人戍焉故言周人以列之諸侯之戍亦由

於王諸侯之人所以不怨者時王政不加於諸侯

諸侯自使戍耳假有所怨自怨其君故周人獨怨

王也車牽白華之序亦云周人但其詩在雅天下

為一此則下同列國故須辨之杜預云申今南陽

宛縣是也在陳鄭之南後竟為楚所滅

故知迫近疆楚數見侵伐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薪

興也

揚激揚也

云

激揚之水至

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興者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

澤之令不行于下民

○薪音新激經歷反湍吐
端反迅音信又蘇俊反

彼其

之子不與我戍申

傳

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

箋

云之子是子也彼其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

申是息之言也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

○其音
記詩內

皆放此或
作已亦同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箋

云懷安也息

鄉里處者故曰今亦安不哉安不哉何月我得歸還

見之哉息之甚

傳

揚之水至歸哉。毛以為激揚之
水豈不能流移一束之薪乎言能

流移之以興王者之尊豈不能施行恩澤於下民乎
言其能施行之今平王不撫下民自不為耳非不能
也王既不撫下民又復政教頗僻彼其之子在家不
與我共戍申國使我獨行偏當勞苦自我之來日月

已久此在家者今日安否哉安否哉何月得還歸見
之哉羨其得在家思願早歸見之久不得歸所以爲
怨鄭唯上二句爲異餘同。興也揚激揚。正義
曰激揚謂水急激而飛揚波流疾之意也此傳不言
興意而鄭風亦云揚之水不流束楚乎則此亦不與鄭同
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則此亦不與鄭同
明別爲興。懷安至之甚。正義曰釋詁云懷安
止也俱訓爲止是懷得爲安此承不與我戍申之下
故知思鄉里處者之安否也役人所思當思其家但
旣怨王政不均羨其在家處者雖託辭於處者願早
歸而見之其實所思之甚在於父母妻子耳。揚之水不流束楚。楚木也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甫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

子還歸哉。甫諸姜。正義曰尚書有呂刑之篇
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

爲甫侯周語云作四岳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
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爲姜姓故

傳曰甫諸姜許諸姜皆為姓與申同也平王母家申
國所戍唯應戍申不戍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
四岳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
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為嬴姓
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

蒲草也

云

蒲蒲柳 ○蒲如字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為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 彼

其之子不與我戍許 **許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予**

還歸哉

蒲蒲柳 ○正義曰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為草故易傳

以蒲為柳陸幾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為箕籩之楊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蕓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

棄爾

○蕓吐雷反韓詩云荒蔚也廣雅又名益母
飢本或作饑居疑反穀不熟饑音覲蔬不熟

中

中谷有蕓三章章六句至棄爾○正義曰作中

恩日日益以衰薄雖薄未至棄絕遭遇凶年饑饉

遂室家相離棄耳夫婦之重逢遇凶年薄而相棄

是其風俗衰敗故作此詩以閔之夫婦日以衰薄

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下四句

是也夫婦衰薄以凶年相棄假陸草遇水而傷以

喻夫恩薄閔蕓之傷於水始則溼中則脩久而乾

猶夫之於婦初已衰稍而薄久而甚甚乃至於相

棄婦既見棄先舉其重然後倒本其初故章首二

句先言乾次言脩後言溼見夫之遇已用凶年深

淺為薄厚也下四句言婦既被棄怨恨以漸而甚

初而嘆次而歎後而泣既嘆而後乃歎艱難亦輕

於不淑何嗟及矣是決絕之語故以為篇終雖或

逆或順各
有次也

中谷有暵其乾矣

傳

與也暵離也暵菸貌陸草生於

谷中傷於水

傳

云與者喻人居平安之世猶離之生

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離之生谷中得水則病

將死

○暵呼但反徐音漢說文云水濡而乾也字作
鷓又作灘皆他安反離音佳爾雅又作崔音同

菸於據反何音於說文
云鬱也廣雅云臯也

有女此離嘒其嘆矣

傳

此別

也云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其君子別離嘒然而

嘆傷已見棄其恩薄

○此匹指反徐符鄙反又敷姊
反字林父几扶罪二反嘒口愛

反嘆本亦作歎
吐丹反協韻也

嘒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傳

艱亦難

也云所以慨然而嘆者自傷遇君子之窮厄

釋 中谷

至難矣。正義曰言谷中之有推草為水浸之曠然其乾燥矣以喻凶年之有婦人其夫遇之恩情甚衰薄矣推草宜生高陸之地今乃生於谷中為谷水浸之故乾燥而將死以喻婦人宜居平安之世今乃居於凶年為其夫薄之故情疎而將絕恩既疎薄果生分離矣有女與夫別離慨然其長嘆矣所以長嘆者自傷逢遇人之艱難於已矣人者斥其夫艱難謂無恩情而困苦之。

釋 推離至於水。正義曰釋草云萑推李巡曰臭穢草也郭璞曰今菴蔚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閭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按本草云益母菴蔚也一名益母故劉歆曰推臭穢臭穢即菴蔚也說文云曠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文云菴蒹也然則由菴死而至於乾燥以曠為菴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水之所注推處其中而乾故知以

陸草傷水為喻。此別。正義曰。中谷有摧曠其

脩矣。脩且乾也。脩如字本。有女此離條其歎矣。

條條然歎也。歎籀文嘯。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

矣。云淑善也。君子於已不善也。中谷有摧曠其溼。

矣。雛遇水則溼。云雛之傷於水始則溼中而脩。

久而乾有似君子於已之恩徒用凶年深淺為厚薄。

也。徒如字徒空。有女此離啜其泣矣。啜泣貌。張劣。

反。啜其泣矣何嗟及矣。云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

棄已嗟乎將復何與為室家乎此其有餘厚於君子。

也。復扶。又反。雖之至厚薄。正義曰以水之浸草

喻君子於已有薄厚從其甚而本之也。但君子於已

自薄因遭凶年益甚故云徒用凶年深淺為薄厚徒

空也言其意自薄已空假凶年為辭也。及與至

中谷有雅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

敗君子不樂其生焉不樂其生者寐不欲覺之

謂也。背音佩樂沈音岳又音洛。兔爰三章章

諸侯背叛之王與諸侯交構怨惡連結殃禍乃興

師出伐諸侯諸侯禦之與之交戰於是王師傷敗
國危役賦不息使君子之人皆不樂其生焉故作
此詩以閔傷之也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爲
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
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丁忽爲質於周及平
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攻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
麥秋又取成周之粟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
質無益也是桓王失信之事也桓五年左傳曰王
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諸侯背叛也傳又曰秋王
以諸侯伐鄭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
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伯禦之曼
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彘彌以中軍奉
公爲魚麗之陳戰於緇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
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是王師傷
敗之事也傳稱射王中肩自是矢傷王身此言師
敗正謂軍敗耳據邲谷風序云國俗傷敗止言俗
敗則知此云傷敗亦止言師敗非謂王身傷也序
云君子不樂其生之由三章下五句皆言不樂其

生之事章首二句言王政有緩有急
君子亦爲此而不樂序不言略之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傳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爲羅言爲

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傳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

有急者有所躁感也傳○躁七刀反本亦作慄沈七感
反今作躁與定本異與箋義合

感子六反本亦傳我生之初尚無爲傳尚無成人爲也
作戚七歷反

傳云尚庶幾也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爲謂軍

役之事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吽傳罹憂吽

動也傳云我長大之後乃遇此軍役之多憂今但庶

幾於寐不欲見動無所樂生之甚傳○罹本又作離力
知及吽本亦作訛

五戈反長張丈疏有兔至無叱○正義曰言有兔無

反大音代賀反疏所拘制爰爰然而緩有雉離於羅

網之中而急此二者緩急之不均以喻王之為政有

所聽縱者則緩有所躁感者則急此言王為政用心

之不均也故君子本而傷之言我生初幼稚之時庶

幾無所成人之所為言其莫無征役之事也今我生

之後年已長大乃逢此軍役之百憂既不能殺身庶

幾服寐而無動耳言不樂其生也○釋爰爰至不均

○正義曰釋訓云爰爰緩也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李

巡曰鳥飛張網以羅之此經兔言緩則雉為急矣雉
言在羅則兔無拘制矣舉一緩一急之物故知喻政
有緩急用心之不均也箋有所躁感者定本作操義
竝得通○疏尚庶幾至之事○正義曰釋言云庶幾
尚也是尚得為庶幾也易云庶幸也幾覲也是庶幾
者幸覲之意也以傳言尚無成人者為成人之所為
正謂軍役之事申述傳意○釋雁憂叱動○正義曰
皆釋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

釋

學覆車也

○學音俘郭云今之翻車

大網也覆芳服
反車赤奢反

我生之初尚無造

造偽也我生之

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正義曰下傳
量發與此一也釋器云繁

謂之量量發也發謂及學學覆車也孫炎曰覆車網
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曰今之翻

車也有兩轅中施骨以捕
鳥展轉相解廣異語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罝

罝也

○罝呂鍾反韓詩云施羅于車上曰罝字林上
凶反罝張劣反郭徐姜兕反爾雅云罝謂

之學學
覆車也

我生之初尚無庸

庸用也
云庸勞也我

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聰聞也

云百凶者

王構怨連禍之凶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傳九族

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

○藟力軌反藟似葛廣雅云藟

藤也刺桓王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為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

葛藟三章章六句至族焉○正義曰棄其九族者不復以族食族燕之禮敘而親睦之故王之族人

作此詩以刺王也此敘其刺王之由經皆陳族人怨王之辭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

九族至之親○正義曰此在尚書說鄭取用之異義九族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

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

已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為一

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皆為同

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為妻父母
 有服明在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玄之間也婦人
 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為異族
 其子則然婚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
 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
 三族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總麻之服不禁
 嫁女娶妻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
 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為
 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
 是鄭以古說長宜從之事也古尚書說直云高祖
 至玄孫凡九不言之親此言之親欲見同出高祖
 者當皆親之此言棄其九族正謂棄其同出高祖
 者非棄高祖之身

縣葛藟在河之澣

傳

興也縣縣長不絕之貌水厓曰

澣

傳

云葛也藟也生于河之厓得其潤澤以長大而

不絕興者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

○許呼五反長不張丈反下同涯本亦作匪魚佳反施始鼓反下同終遠兄弟謂他人

父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傳云兄弟猶言族親也王

寡於恩施今已遠棄族親矣是我謂他人為已父族

人尚親親之辭○遠千萬反又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傳云謂他人為已父無恩於我亦無顧眷我之意傳

蘇縣至我顧。正義曰蘇縣然枝葉長而不絕者乃是葛藟之草所以得然者由其河之澍得河之潤故也以興子孫長而昌盛者乃是王族之人所以得然者由其與王同姓得王之恩故也王族宜得王之恩施猶葛藟宜得河之潤澤王何故棄遺我宗族之人乎王終是遠於兄弟無復施恩於我是我謂他人

為已父也謂他人為已父則無恩於我亦無肯於我
 有顧戀之意言王無恩於已與他人為父同責王無
 父之恩也。傳水涯曰澗。正義曰釋。縣縣葛藟在
 水云澗水涯李巡曰澗水邊地名涯也。

河之澨

傳

澨涯也。

澨音侯涯也。

終遠

兄弟謂他人母

傳

王

又無母恩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傳

云有識有也

疏

澨

涯。正義曰釋丘云澨為涯李巡曰澨一名涯郭璞
 曰謂水邊也。傳云王又無母恩。正義曰又者亞

前之辭上言謂他人父責王無父恩也此言謂他人
 母責王又無母恩也然則下章謂他人昆責王無兄

恩也定本及諸本
 又作后義亦通

縣縣葛藟在河之澨

傳

澨水廉也

○澨順春反爾雅云夷上洒下水澨旁從水郭云涯
 上平坦而下水深為澨不發聲也廉魚檢反何音檢
 爾雅云重甌廉郭云形似累兩重甌上大下小李巡
 云廉阪也詩本又作水旁兼者字書音吕恬理染二

友廣雅云濂清也與此義乖

終遠兄弟謂他人昆

昆兄也謂他

人昆亦莫我聞

云不與我相聞命也

濬水賺

釋丘云夷上酒下不濬李巡曰夷上平上酒下隋下故名濬孫炎曰平上隋下故名曰濬不行者蓋衍字郭璞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濬不發聲也此在河之濬即彼濬也釋由云重嬴廉孫炎曰山基有重岸也賺是山岸濬是水岸故云水賺。昆兄。正義曰釋親文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

者則為讒人所毀故懼之

使所吏章三句至

讒也。正義曰三章如此次者既以葛藟艾為喻因以月秋歲為韻積日成月積月成時積時成歲

欲先少而後多故以月秋歲為次也臣之懼讒於
小事人事其憂等耳未必小事之憂則如月急事
之憂則如歲設文各從其韻不由事大憂深也年
有四時時皆三月三秋謂九月也設言三春三夏
其義亦同作
者取其韻耳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興也葛所以為絺絺

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

云興者以

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

彼采至月兮。正義曰彼
采葛草以為絺絺兮以興

臣有使出而為小事兮其事雖小憂懼於讒一日不
得見君如三月不見君兮日久情疎為懼益甚故以
多時況少時也。葛所至讒矣。正義曰言所以
為絺絺者以其所采疑作當暑之服比於祭祀療疾
乃緩而且小故以喻小事使出也大事容或多過小
事當無愆咎但桓王信纒之故其事雖小一日不見

於君已憂懼於讒矣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傳

蕭所以

共祭祀

傳

云彼采蕭者喻臣以大事使出

傳

音恭

傳

蕭

所以共祭祀。正義曰釋草云蕭荻李巡曰荻一名蕭陸機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蕪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蕪蕭合馨香王氏云取蕭祭脂是蕭所以供祭祀也成十三年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祭祀所須者喻大事使出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傳

艾所

以療疾

傳

云彼采艾者喻臣以急事使出

傳

艾五

蓋反

采芻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

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疏 太車三章章四句至訟焉。正義曰

經三章皆陳古者大夫善於聽訟之事也。陵遲猶
破也言禮義廢壞之意也男女淫奔謂男淫而女
奔之也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
改然則周法始合葬也經稱死則同穴則所陳古
者陳周公以來賢大夫

大車檻檻毳衣如綦

傳

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

毳衣大夫之服葵騅也蘆之初生者也天子大夫四

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

冕以決訟

疏

云葵亂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

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毳衣

之屬衣績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騅○ 搃胡覽反

尺鏡反冕名葵吐敢反雖本亦作崔音佳蘆力吳反亂五患反行下孟反績胡妹反豈不爾思

畏子不敢○ 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云此二句者

古之欲淫奔者之辭我豈不思與女以為無禮與畏

子大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稱所尊敬之

辭○ 禮與音餘大車至不敢○ 正義曰言古者大夫乘大車而行其聲轡轡然身服毳冕之衣

其有青色者如蒺草之色○ 然乘大車服毳冕巡行邦國決男女之訟於時男女莫不畏之有女欲奔者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為無禮之交與畏子大夫之政必將罪我故不敢也古之大夫使民畏之若此今之大夫不能然故陳古以刺之也○ 大夫金決訟○ 正義曰以序云陳古大夫故知大車是大夫之

車春官中車職云革路以封四衛四衛四方諸侯守
 衛者謂蠻服以內又云大夫乘墨車然則王朝大夫
 於禮當乘墨車以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則車亦得
 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革路也檻檻聲之賦故為車
 行聲陳古大夫而云毳衣故知毳衣大夫之服也
 郭釋言文郭璞曰蒺藜色如駝在青白之間傳以經
 云如蒺藜以衣冠比蒺藜色故先解蒺藜色又解草言蒺藜是
 蘆之初生釋草云葭蘆蒺藜亂孫炎郭璞皆以蘆蘆為
 二草李巡舍人樊光以蘆蘆為一草此傳蒺藜為蘆蘆之
 初生則意同李巡之輩以蘆蒺藜為一也春官司膳曰
 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
 大夫不服毳冕傳又解其得服之意天子大夫四命
 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故得服毳冕也春官典命
 職曰王之三公入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
 封皆加一等鄭解周禮出封謂出於畿內封為諸侯
 加一等褒有德也謂大夫為子男卿為侯伯其命加
 於王朝一等耳非謂使出封畿外即加命也今傳言
 大夫四命出封五命則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

畿非封爲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卽得
加命反於朝廷還服其本此陳古者大夫出封聽訟
故得如子男之衣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
訟也此時王政纔行境內而已問人刺其大夫不能
聽境內之訟無復出封之事但作者陳出封之事以
刺之耳。○葵藿至如難。正義曰葵藿釋草文以
傳解葵色未辨草名故取爾雅以定之鄭以周禮出
封謂爲諸侯乃加一等出封行使則不得然此詩陳
古天子大夫服毳冕以決訟則是其人於禮自得服
之緣此服之貴賤準其官之尊卑解得服之所由故
云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也王朝之卿大夫出封於
畿外褒有德加一等使卿爲侯伯大夫爲子男其諸
侯入於王朝爲卿大夫者以其本爵仍存直以入仕
爲榮耳不復更加其命數故侯伯入爲卿子男入爲
大夫諸侯之數衆王朝之官少或亦侯伯爲大夫非
唯子男耳隱十一年左傳曰滕侯曰我周之十五顧
命孔安國注云齊侯呂伋爲天子虎賁氏是侯伯入
爲大夫者也以其本爵先尊服其本國之服故鄭志

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此陳子男爲大夫仍得服毳冕也又解毳衣之色所以得如葵者以毳衣之屬衣則畫繪爲之裳則刺綉爲文由皆有五色其青色者則如騅故得如葵也言毳衣之屬者自毳以上當有袞冕鷩冕與毳冕之服其衣皆用績也若絺冕則衣刺粉米惟用綉玄冕則衣無文不復用綉明毳衣之屬正謂袞鷩耳知衣績裳繡者考工記言畫績之事則績謂畫之也皐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於華蟲以上言作績明畫爲績文宗彝以下言絺繡明是絺爲繡文但王者相變禮制不同周法火與宗彝亦畫而爲衣不復在裳故鄭於司服引尚書以按之周禮考之而立說云古者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綉則袞

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鶯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
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二章
裳二章凡五也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一章
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如
鄭此言是毳以上則衣用纁絺冕則衣亦繡也知綉
皆有五色者考工記曰畫纁之事雜五色又曰五色
備謂之綉是纁綉皆五色其青者如駮其赤者如頰
故二章各舉其一耳傳以葵為駮箋以葵為亂似如
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駮復似從傳張逸疑而問之
鄭答云駮鳥青非草名亂亦青故其青者如駮

車啍啍毳衣如璫
璫 啍啍重遲之貌璫頰也
○啍他
效反徐

又徒孫反璫音門說文作璫云以毳為璫也解此璫
云玉頰色也木之赤苗謂之璫玉色如之頰勅貞反

赤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璫 啍啍至璫頰○正義曰
啍啍行之貌故為重遲上

言行之聲此言行之貌互相見也釋器云一染謂之
緗再染謂之頰郭璞云淺赤也說文云璫玉赤色故

以璜為璜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傳穀

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為一也

云穴謂塚壙中也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

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今之大夫不能然

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闕於古禮

○皦本又作皎古了反穀則至皦日○正義曰言壙古見反別彼列反古之大夫聽政也非徒不

敢淫奔又令室家有禮使夫之與婦生則異室而居死則同穴而葬男女之別如此汝今時大夫若謂我

此言為不信乎我言之信有如皦然之白日言其明而可信也刺今大夫闕於古禮而不信此言也傳

穀生至為一○正義曰穀生釋言文皦者明白之貌故為白也內則曰禮始于謹夫婦宮室辨外內男不

人女不出是禮也。生在於室則內外異死，所以得同
穴者，死則神合同而為一，故得同穴也。祭統曰：鋪筵
設同几，春官司几筵。注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
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中，同几精氣合也。是既葬
之後，神合為一神，合故可以同穴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

作是詩也。

思之者，思其來已得見之。

疏

丘中有麻三章

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毛以為放逐者，本在位
有功，今去而思之，鄭以為去治賤事所枉，刺功或
息之意，雖小異。三章俱是思賢之事。**思**之至
見之。正義曰：箋以為為施施為見已之貌，來食謂
已得食之，故以思之為思其來已得見之。毛以來
食為子國復來我，乃得食，則思其更來在朝，非徒

息見而已其意與鄭小異子國是子嗟之父俱是
賢人不應同時見逐若同時見逐當先息子國不
應先息其子今首章先言子嗟二章乃言子國然
則賢人放逐此謂子嗟耳但作者既息子嗟又美
其奕世有德遂言及子國耳故首章傳曰麻麥草
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是言麥亦子嗟所治非子國
之功也二章箋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言
著其世賢則是引父以顯子其意非息子國也卒
章言彼畱之子
亦謂子嗟耳

丘中有麻彼畱子嗟

圖

畱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境塿

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

圖

云子嗟放

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爲

賢

○境本亦作墩若交反塿若角反又音學本或作遠此從孫義而誤耳

彼畱子嗟將

其來施施

釋

施施難進之意

釋

云施施舒行伺閒獨

來見已之貌

釋將主申毛如字鄭七良反下同施如字伺音司閒音閑又如字

釋

丘

至來施施。○毛以為子嗟在朝有功今而放逐在外國人觀其業而思之言丘中堯堯之處所以得有麻者乃雷氏子嗟之所治也。由子嗟教民農業使得有之。今放逐於外國人思之乃遙述其行彼雷氏之子嗟其將來之時施施然甚難進而易退其肯來乎言不肯復來所以思之特甚。○鄭以為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言丘中堯堯之處今日所以有麻者彼雷氏之子嗟往治之耳故云所在則治理信是賢人國人之意願得彼雷氏之子嗟其將欲來舒行施施然伺候閒暇獨來見已閔其放逐愛其德義冀來見已與之盡歡。○雷大至所治。○正義曰賢人放逐明為大夫而去下云彼雷之子與易稱顏氏之子其文相類故知雷氏大夫氏也子者有德之稱古人以子為字與嗟連文故知字也釋丘云非人力為之

丘丘是地之高者在丘之中故云境垆之處境垆謂地之瘠薄者也傳探下章而解之故言麻麥草木也木即下章李也兼言草以足句乃彼子嗟之所治謂子嗟未去之日教民治之也定本云丘中境垆遠盡有麻麥草木與俗本不同也。子嗟至為賢。正義曰箋以有麻之下即云彼留子嗟則是子嗟今日所居有麻麥也且丘中是隱遁之處故易傳以為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孝經云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嗟在朝則能助教行政隱遁則能使境垆生物所在則治理是其所以為賢也。施施難進之意。正義曰傳亦以施施為舒行由賢者難進故來則舒行言其本性為然恐將不復更來故息之也。施施至之貌。正義曰箋以息之欲使更來不宜言其難進且言其將者是冀其復來故易傳以為伺候閒暇獨來見已之貌此章欲其獨來見已。丘中有麥彼下章冀得設食以待之亦事之次也。

留子國



子國子嗟父



云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

丘中有麥彼

其世賢彼畱子國將其來食傳子國復來我乃得食

云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已已得厚待之
○食如字 一云鄭音

嗣復扶傳子國子嗟父正義曰毛時書籍猶多

又反傳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言子

至世賢正義曰箋以丘中有麻是子嗟去往治之

而此章言子國亦能使丘中有麥是顯著其世賢言

其父亦是治理之人耳非子國實使丘中有麥也

傳子國至得食正義曰傳言以子國教民稼穡能

使年歲豐穰及其放逐下民患之乏於飲食故言子

國其將來我乃得有食耳言其至待之正義

曰準上章思者欲令子國見已言其獨來就我飲食

庶其親已來至已家已得厚禮以待之思賢之至欲

飲食

之也 丘中有李彼畱之子云丘中而有李又畱氏

之子所治彼畱之子貽我佩玖玖石次玉者言能

傳

遺我美寶

云雷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庶其

敬已而遺已也

○賄音怡玖音久說文紀又反云石之次至黑色者遺唯季反下同

石

佩玖石至美寶

○正義曰玖是佩玉之名故以美寶言之美寶猶美道傳言以為作者思而不能見乃陳

其昔日之功言彼雷氏之子有能遺我以美道謂在

朝所施之政教○**雷**氏至遺已○正義曰箋亦以

佩玖喻美道所異者正謂今日冀望其來敬已而遺

已耳非是昔日所遺上章欲其見已已得食之言已

之待雷氏此章雷氏之子遺我以美道欲雷氏之子

教已思者與雷氏情親故云雷氏之子於思者則

朋友之子正謂朋友之身也非與其父為

朋友孔子謂子路賊夫人之乎亦此類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卷終

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

陸曰鄭者國名周宣王母弟桓公友所封也其地詩譜云宗周

圻內咸林之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漢書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也至桓公之子武公滑突隨平王東遷遂滅虢鄆而居之即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

新鄭是也在榮陽宛陵縣西南

鄭譜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正義曰漢書

地理志云本周宣王母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鄭據此為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為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也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邑是桓公封京兆鄭縣故云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其地一曰咸林故曰咸林之地不先言鄭國所在而本宣王封母弟者以鄭因虢鄆之地而國之而鄆亦有詩既譜鄆事然後譜鄭故先言有鄭之由而後說得鄆之事。又云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正義曰自此以下盡可以少固皆鄭語文謂得西周之眾與東土河洛之人心也多故謂多難懼禍難及也。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鄆為大虢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

君若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
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眾奉辭罰罪無不克矣。○正
義曰謂濟西洛東河南潁北是四水之間其子男之
國有十惟虢鄆爲大叔仲皆當時二國之君字也勢
謂地勢阻固險謂境多阨塞。○若克二邑鄆蔽補丹
依疇歷華君之七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
○正義曰八國皆在四水之間與虢鄆爲鄰若克虢
鄆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爲君之土也脩典法
以守之惟有是處可以少固餘方不可入也虢鄆實
國而言邑者以國邑相對爲異散則國亦爲邑殷武
云商邑翼翼左傳每言弊邑者皆公侯之國而稱邑
也。○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
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
正義曰鄭語又云公悅乃東寄帑與賄虢鄆受之是
桓公從之也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鄭世家
云桓公爲司徒一歲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余安逃
死是爲司徒一年乃問也問史伯在九年至十一年
而幽王被殺是言然之後三年也世家又云犬戎殺

幽王并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地理志
 云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是其事也
 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
 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正義曰此謂武公卒取
 之知者以史伯之言皆信而有徵隱元年左傳曰制
 巖邑也虢叔死焉桓十一年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
 於鄭公者通乎夫入以取其國鄭見處虢鄭之地明
 是武公滅虢鄭則其餘八邑亦武公取之可知故云
 卒取十邑之地按鄭世家史伯云虢鄭之君貪而好
 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諱居之虢
 鄭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虢鄭民皆公
 之民也桓公臣善於是卒言於王東其民於洛東而
 虢鄭果獻十邑竟國之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
 而云死後武公取者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為桓公謀
 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為此說耳外傳
 云皆子男之國虢鄭為大則八邑各為其國非虢鄭
 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明馬遷之說謬耳桓公雖
 未得虢鄭既寄帑賄臣民亦從而寄焉故桓十六年

左傳子產曰皆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此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翟而共處之，是桓王寄帑之時，商人亦從而寄至武公，遂取而與居之也。史伯言子男之國，號鄆爲大，設令十邑，皆方百里，開方除之，尚三百有餘。鄭當侯爵而爲伯者，周禮五等封疆言大法耳。其土地不可一如其制度。春秋之敘鄭伯在邢侯之上，曹伯在許男之下，是不可以爵之尊卑計其地之大小也。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亦鄭語也。韋昭云：華，華國也；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鄭語云：居溱洧之地，此云食溱洧焉，則鄭都其在鄆地，故服虔云：鄭東鄭古，鄆國之地是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鄆城之下，服虔云：鄆城，故鄆國之墟。杜預云：鄆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鄆都，故別有鄆城也。若然，昭十七年左傳曰：鄭祝融之墟，鄆譜亦云：則鄆鄆同地，而云鄭非鄆都者，正以鄆國別有鄆城，決知鄆國之都非鄆也。但二城不甚相遠，故於鄆言祝融之墟，見鄭因國其地言其境界。

所及非謂鄭居鄭都也鄭在東周畿外之國隱元年
穀梁傳曰襄內諸侯不正其外交然則畿內之國非
正南面之君政教稟於天子善惡歸於其上無儼風
諫不當有詩鄭國見有變風不在畿內明矣鄭因號
鄭之國自然亦為畿外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
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者以鄭於西周本在畿內
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明武公初遷亦在東周畿內故
歷言之也及并十邑鬱成大國盟會列於諸侯灼然
在畿外故緇衣傳曰諸侯入為天子卿士是畿外之
君稱入也鄭雖非畿內不過侯服昭十三年左傳曰
鄭伯男也賈逵以為鄭伯爵在男畿鄭距王城三百
餘里而得在男畿者鄭志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
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為在畿內之諸侯
雖爵為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
也是鄭意與賈說異。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
之變風又作。正義曰緇衣序云父子竝為周司徒
則桓公之死武公即代為司徒故得輔平王以東遷
是先為卿士後并十邑但鄭先說得國之由故云又

竹卿士其實作卿士在并十邑之前也序又云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是國人宜之而作變風也對上鄆風已作故云又作按左傳又鄭世家武公生莊公莊公娶鄆曼生太子忽是爲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公子突是爲厲公又生公子亶公子儀春秋桓十一年夏五月莊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公奔衛而厲公立桓十五年夏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子亶十八年齊人弑子亶鄭人立公子儀莊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前立四年而出奔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年卒前後再在位凡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踐立四十五年卒此其君世之次也詩緇衣序云美武公則武公詩也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序皆云刺莊公而清人之下有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遵大路序云莊公失道則此三篇通上將仲子等六篇皆莊公詩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擇分狡童及揚之水皆云刺忽則褰裳丰東門之擘風雨子衿在其間皆爲昭公詩也忽於桓十一年以太子而承正統雖未踰年要君

於其國有女同車序云至於見逐則爲被逐而作是
忽前立詩事也山有扶蘇釋兮狡童刺忽所美非賢
權臣擅命忽之前立時月既淺則此三篇皆後立時
事也褰裳思見正言突篡國之事是突前篡之初國
人欲以鄰國王之春秋之義君雖篡弒而立已列於
會則成爲君案突以桓十一年篡十二年公會鄭伯
盟於武父自是以後頻列於會則成爲鄭君國人不
應息大國之見正褰裳宜是初年事也丰東門之墮
風雨子衿直云刺亂也耳不指君事或當突篡之時
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是忽爲其主雖當突前
篡之時亦宜繫忽故序於揚之水又言忽以明之揚
之水言無忠臣良士終以死臣經云終鮮兄弟則兄
弟已爭是後立之事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野有
蔓草序云民窮於兵革溱洧序云兵革不息三篇相
類皆三公子既爭之後事也公子五爭突最在後得
之則此三篇厲公詩也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
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
由爛脫失次則於莊公詩內所以得錯亂者鄭答趙

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故羔裘之序從上大叔于田為莊公之詩也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

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父謂武公

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

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

宜

○緇側 緇衣三章章四句至功焉○正義曰 基反 作緇衣詩者美武公也武公之與桓

公父子皆為周司徒之卿而美於其卿之職鄭國之人咸宜之謂武公為卿正得其宜諸侯有德乃能入仕王朝武公既為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已是其善又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故

作此詩美其武公之德以明有邦國者善善之功
焉經三章皆是國人宜之美其德之辭也以明有
國善善之功焉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父謂至其宜○正義曰以桓公已作司徒武公
又復爲之子能繼父是其美德故兼言父子所以
盛美武公周禮大司徒職不因民常而施十有二
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
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
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
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
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
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是司
徒職掌十二教也祀禮謂祭祀之禮教之恭敬則
民不苟且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教之謙讓則民
不爭鬪陰禮謂男女婚姻之禮教之相親則民不
怨曠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戾
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辨其等級則

民不踰越俗謂土地所生習教之安存則民不偷
惰刑謂刑罰教之中正則民不殘暴誓謂戒勅教
之相憂則民不懈怠度謂宮室衣服之制教之節
制則民知止足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教之各能
其事則民不失業以賢之大小制其爵之尊卑則
民皆謹慎其德相勸為善以功之多少制其祿之
數量則民皆興立功效自求多福司徒之職所掌
多矣此十二事是教民之大者故舉以言焉此與
淇澳國人美君有德能仕王朝是其一國之事故
為風蘇公之刺暴公吉甫之美申伯同寮之相刺
美乃所以刺美時王故為雅
作者主意有異故所繫不同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

釋

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

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

釋

云緇

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

○敝本又作弊

符世反朝直
通反下同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傳 適之

館舍粢餐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

箋

云卿士

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

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

○館古翫
反粢七旦

反殮也殮蘇尊反廬力

通

緇衣至粢兮○毛以為武

於反飲於鳩反食音嗣
公作卿士服緇衣國人美

之言武公於此緇衣之宜服之今言其德稱其服也

此衣若敝我願王家又復改而為之今願其常居其

位常服此服也卿士於王宮有館舍於畿內有采祿

言武公去鄭國入王朝之適子卿士之館舍兮自朝
而還我願王家授于武公以采祿兮欲使常朝於王
常食采祿也采祿王之所授衣服王之所賜而言予
為子授者其意願王為然非民所能改受之也○鄭
以為國人愛美武公緇衣若弊我願為君改作兮自

館而還我願授君以飲食兮愛之願得作衣服與之
飲食也鄭以授之以食爲民授之則改作衣服亦民
爲之也○**緇**緇黑至之位○正義曰考工記言染法
三人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一入而
成又再染以黑乃成緇是緇爲黑色此緇衣卿士冠
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鞞是也諸侯與其臣
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美武公善爲
司徒而經云緇衣則緇衣卿士所服也而天子與其
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緇
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正服謂既朝於王退適治事
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言緇衣之宜
謂德稱其服宜衣此衣敝則更頽王爲之令常衣此
服以武公繼世爲卿並皆宜之故言有德君子宜世
居卿士之位焉○**緇**緇衣至弁服○正義曰退適治
事之處爲私也對在天子之庭爲公此私朝在天子
宮內卽下句適子之館兮是也舜典云闕四門者注
云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
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

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者在國門謂卿大夫
治家事私家之朝耳與此不同何則玉藻說視朝
之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
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
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明國門
私朝非君朝矣論語冉子退朝注云朝於季氏之私
朝亦謂私家之朝與此異也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
視朝是天子之朝服皮弁故退適諸曹服緇衣也定
本云天子之朝朝服皮弁服。○適之至采祿。○正
義曰釋詁云之適往也故適得爲之館者人所止舍
故爲舍也粢餐釋言文郭璞曰今河非人呼食爲粢
謂餐食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解其授食之
意采謂田邑采取賦稅祿謂賜之以穀二者皆天子
與之以供飲食故謂之授子粢也。○卿士至飲食
。○正義曰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
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朝寢之裏外路寢之表
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卿三孤爲九卿
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

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言適子之館則有所從而適也言還授子粢則還有所至也既為天子卿士不可還歸鄭國明是從采邑而適公館從公館而反采邑故云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傳言受采祿者以采祿解粢義也箋言還在采地之都者自謂迴還所至國人授粢之處其意與傳不同雖在采地之都願授之食其授之者謂鄭國之人非采地之人何則此詩是鄭人美君非采地之人美之且食采之主非邑民常君善惡繫於天子不得曲美鄭國君也鄭國之人所以能遠就采地授之食者言愛之願飲食之耳非即實與之食也易傳者以言予者鄭人自授之食非言天子與之祿也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之為禮伐柯勸王迎周公言我觀之子籩豆有踐奉迎聖人猶願以飲食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

緇 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

傳 好猶宜也

箋 云造為也

疏 造為。正義曰釋言文。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緇衣

之蓆兮傲予又改作兮傳蓆大也箋云作為也音蓆

韓詩云儲也說文云廣多傳蓆大正義曰釋詁文適子之館

今還予授子之祭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

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箋

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

禮公不早為之所而使驕慢將七羊反下及注皆同勝音升祭側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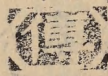
反後放此聽吐傳將仲三章章八句至大亂焉正義曰作將仲子詩者刺莊公

丁反好呼報反

也公有弟名段字叔其母愛之令莊公處之大都
莊公不能勝止其母遂處段於大都至使驕而作
亂終以害其親弟是公之過也此叔於未亂之前
失爲弟之道而公不禁制令之奢僭有臣祭仲者
諫公令早爲之所而公不聽用於事之小不忍治
之以致大亂國焉故稱之經三章皆陳拒諫之辭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是小不忍也後乃興師伐之
是致大亂國也
國莊公至驕慢。正義曰此事
見於左傳隱元年傳曰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
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
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
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
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坡大叔祭仲曰都城過
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
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
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
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
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若將

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公
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於廩延
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驪厚將崩大
叔完聚繕兵甲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
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
叔段段入於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是謂共城
大叔是段驕慢作亂之事也大叔於田
序曰叔多才而好勇是段勇而無禮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



將請也仲子祭仲

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為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

也



云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

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
傷善我兄弟也仲初請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

不與臣請除之

○折之舌反下同杞音起驟仕收反服虔曰數也君若與之一本若作將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云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

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為也

○段將此一將字如字與音餘

仲可

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云懷私曰懷言仲子之

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

將仲子至可畏

○正義曰祭仲數諫莊公莊公不能用之反請於仲子兮汝當無踰越我居之里垣無損折我所樹之杞木以喻無干犯我之親戚無傷害我之兄弟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但畏我父母也以父母愛之若誅之恐傷父母之心故不忍也仲子之言可私懷也雖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言莊公以小不忍至於大亂故陳其拒諫之辭以刺之○里居至木名○正義曰里者民之所居故為居也地官遂人云五

家為鄰五鄰為里是二十五家為里也無踰我里謂
 無踰越我里居之垣牆但里者人所居之名故以所
 居表牆耳四牡傳云杞枸繼此而云木名則與彼別
 也陸幾疏云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粗而白色
 理微赤故今人以為車轂今共北淇水傍魯國泰山
 汶水邊純杞也。祭仲至除之。正義曰哀十二
 年左傳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服虔云驟數也箋
 言驟諫出於彼文序不言驟而箋言驟者若非數諫
 不應固請故知驟諫也以里垣之內始有樹木故以
 里喻親戚樹喻兄弟。既言驟諫以為其諫非一故言
 初諫曰以為數諫之意按左傳此言乃是公子呂辭
 今箋以為祭仲諫者詩陳請祭仲不請公子呂矣則
 祭仲之諫多於公子呂矣而公子呂請除大叔為諫
 之切莫切於此祭仲正可數諫耳其辭亦不是過仲
 當亦有此言故引之以為祭仲諫。懷私至得從
 ○正義曰晉語稱公子重耳安於齊姜氏勸之行云
 懷與安實敗名病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引此為懷
 私之義故以懷為私以父母愛段不用害之故畏迫

父母有言不得從也於時其父將仲子兮無踰我牆

雖亡遺言尚存與母連言之也無折我樹桑音垣牆垣也桑木之衆也音袁豈敢愛之

畏我諸兄音傳諸兄公族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

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音傳園所以種木

也檀疆韌之木音傳檀徒丹反木名疆其良反一音居良反韌本亦作刃同而慎反依字木

旁作刃今此假借也沈云系旁作刃為是案終音傳旁刃音女巾反離騷云紉秋蘭以為佩是也

所至之木。正義曰大宰職云園圃毓草木園者圃音傳之蕃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為車故云疆韌

之木陸機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

可得駁馬繫迷一名挈榼故齊音傳豈敢愛之畏人之多

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榼先殫

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

人說而歸之



繕之言善也甲鎧也

○繕市戰反善也說音悅

鎧若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至歸之

○繕之至

愛反甲鎧。正義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各杼也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各為鎧箋以今曉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



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

云叔往田國人注心于叔似如無人處

○巷學絳反大音泰

後大叔皆放此

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云洵信也

言叔信美好而又仁。○洵蘇疏曰此皆悅叔之辭時

人言叔之往田獵也。里巷之內全似無復居人豈可

實無居人乎。有居人矣。但不如叔也。信美好而且有

仁。德國人注心於叔悅之。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

○傳叔大至里塗。正義曰左傳及下篇皆謂之大

叔。故傳辨之以明叔與大叔一人。其字曰叔。以寵祿

過度時呼為大叔。左傳謂之京城大叔。是內寵而異

其號也。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無他

義也。田者獵之別名。以取禽于田。因名曰田。故曰田

取禽也。毛曰。俟我乎巷。謂待我於門外。知巷是里內

之塗道也。○洵信至又仁。正義曰洵信釋詁文

仁是行之美名。叔乃作亂之賊。謂之信美。

好而又仁者。言國人悅之。辭非實仁也。

叔于狩巷

無飲酒傳冬獵曰狩。云飲酒謂燕飲也。○狩手又

反獵力輒

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正義曰釋天文

三詩流 卷四之二 十二 及古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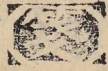
李巡曰圍守取之無所擇也

叔適野巷無服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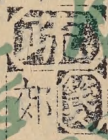


云適之也郊外

曰野服馬猶乘馬也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云武有武節



郊外至乘馬。正義曰釋地云

郊外也易稱服牛乘馬俱是駕用之義故云服馬猶乘馬也轅兩馬謂之服馬何知此非夾轅之馬而云猶乘馬者以上章言無居人無飲酒皆是人事而言此不宜獨言無馬知正謂叔既往田巷無乘馬之人耳。武有武節。正義曰文武者人之伎能今言美曰武悅其為武則合武之要故云有武節言其不妄為武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

○而勇本或作而好勇好衍字
階而公不知禁故刺之經陳其善射御之等是多才也禮禘暴虎是好勇也火烈具舉是得泉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至得泉

○大叔于田者誤乘

乘上如字下繩證反後句例爾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驂之與服和

諧中節
云如組者如織組之為也在旁曰驂
音祖

中竹仲反
叔在藪火烈具舉
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

也
云列人持火俱舉言眾同心
○藪素口反韓詩云禽獸居之曰藪

禮禘暴虎獻于公所
禮禘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

之
云獻于公所進於君也
○禮本又作袒音但禘素歷反博音搏
將

叔無狃戒其傷女

傳

狃習也

說

云狃復也請叔無復

者愛也

疏 將七羊反請也毋音無本亦作無狃女久反復符又反下同

疏

大叔至傷女○毛以

為大叔往田獵之時乘駕一乘之馬叔馬既良叔之

御人又善執持馬轡如織組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

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為其兩驂

之馬與兩服馬和諧如人舞者之中於樂節也大叔

乘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舉

之言得眾之心故同時舉火叔於是禮去禡衣空手

搏虎執之而獻於公之處所公見其如是恐其更然

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戒慎之若復為之其必傷汝

矣言大叔得眾之心好勇如此必將為亂而公不禁

故刺之○鄭唯以狃為復餘同○**傳**叔之從公田○

正義曰下云禮禡暴虎獻于公所明公亦與之俱田

故知從公田也○**傳**驂之至中節○正義曰此經止

云兩驂不言兩服知驂與服和諧中節者以下一章

於此二句皆說兩服兩驂則知此經所云亦總驂服

但馬之中節亦由御善以其篇之首先云御者之良
旣言執轡如組不可更言兩服理則有之故知如舞
之言兼言服亦中節也此二句言叔之所乘馬良御
善耳非大叔親自御之下言又良御忌乃云叔身善
御○**圖**藪澤至具俱○正義曰地官序澤虞云每大
澤大藪小澤小藪注云澤水所鍾水希曰藪然則藪
非一而此云藪澤者以藪澤俱是曠野之地但有水
無水異其名耳地官藪澤共立澤虞掌之夏官職方
氏每州云其澤藪曰某明某是一也釋地說十藪云
鄭有圃田此言在藪蓋在圃田也此言府者貨之所
藏謂之府藪澤亦禽獸之所藏故云禽之府爛熟謂
之烈火烈嫌爲火猛此無取爛義故轉烈爲列言火
有行列也火有行列由布列人使持之故箋申之云
列人持火此爲宵田故持火炤之具備卽借俱之義
故爲俱也○**圖**禮禘至搏之○正義曰禮禘肉袒釋
訓文李巡曰禮禘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襦
衣釋訓又云暴虎徒搏也舍人曰無兵空手搏之○
圖狃習○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伏前事

復為也復亦貫習之意故傳以狃為習也箋以爾雅正訓故以為復

叔于田乘乘黃

四馬皆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

云兩服中央夾轅

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為眾馬之最良也雁行者言與

中服相次序

上襄並如字行戶郎反夾古洽反

叔在藪火烈具揚

揚揚光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

忌辭也云良亦

善也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

忌注作已同音記下皆同

抑磬控

忌抑縱送忌

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

曰送

磬苦定反控口貢反騁敕領反

叔于至送忌○正義曰言叔之往田也乘一乘之黃

馬在內兩服者馬之上駕也在外兩驂與服馬如雁之行相次序也叔乘此四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

澤也。火有行列俱時揚之。叔有多才，既善射矣，又善御矣。抑者比，叔能磬騁馬矣，又能控止馬矣。言欲疾則走，欲止則往，抑者此叔能縱矢以射禽矣，又能縱送以逐禽矣。言發則能中，逐則能及，是叔之善御善射也。叔既得衆多才，如是必將為亂，而公不禁，故刺之。○兩服至次序。○正義曰：小戎云：騏駼是中駟。驪是騂，騂與中對文。則驂在外者為騂，則知內者為服。故言兩服，中央夾轅者也。襄駕釋言文馬之上者，謂之上駕。故知上駕者言衆馬之最上也。曲禮注云：雁行者與之並，差退此四馬同駕，其兩服則齊首。兩騂與服馬雁行，其首不齊，故左傳云：如騂之有靳。○揚揚光。○正義曰：言舉火而揚其光耳，非訓揚為光也。○騁馬至曰送。○正義曰：此無正文，以文承射御之下，申說射御之事。馬之進退唯騁止而已。故知騁馬曰磬止，馬曰控，今止馬猶謂之控，是古遺語也。縱謂放縱，故知發矢送謂逐後，故知從禽。

于田乘鵠

傳

驪白雜毛曰鵠

○鵠音保，依字作鵠。驪力馳反。

兩服

齊首



馬首齊也兩驂如手



進止如御者之手



云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叔在藪火烈具阜



盛也叔馬慢忌叔發罕忌



慢遲罕希也



云田事

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

慢莫晏反

抑釋棚忌抑

鬯弓忌



棚所以覆矢鬯弓發弓



云射者蓋矢發

弓言田事畢

棚音米所以覆矢也馬云積丸蓋也杜預云積丸箭箭也鬯救亮反發吐刀

反



叔于至弓忌。毛以為叔往田獵之時乘一乘之馮馬其內兩服則齊其頭首其外兩驂進止

如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也火

有行列其光俱盛及田之將罷叔之馬既遲矣叔發

矢又希矣及其田畢抑者叔釋棚以覆矢矣抑者叔

執鬯以發弓矣既美叔之多才遂終說其田之事。

鄭唯如手如人手相助為異餘同以如者此諸外物
故易傳○傳驪白雜毛曰搗○正義曰釋畜文郭璞
曰今呼之為鳥駝○傳慢遲罕希○正義曰以惰慢
者必遲緩故慢為遲也釋詁云希罕也是罕為希也
○傳棚所至發弓○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
徒執冰而踞字雖異音義同服虔云冰犢丸蓋杜預
云或說犢丸是箭筈其蓋可以烹飲先儒相傳棚為
覆矢之物且下句言棚弓明上句言覆矢可知矣故
云棚所以覆矢也盛弓之器也弓謂發
弓而納之也中故云也弓發弓謂藏之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
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
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

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

本故作是詩也



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禦

狄于竟時狄侵衛

克一本作尅好呼報反注同惡鳥路反下同遠于萬反將子

亮反御魚呂反



清人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清人詩者刺文公也文

注同翔五羔反

公之時將有高克者志好財利見利則為而不顧

其君文公惡其如是而欲遠離之而君弱臣強又

不能以理廢退適值有狄侵衛鄭與衛鄰國恐其

來侵文公乃使高克將兵禦狄於境狄人雖去高

克未還乃陳其師旅禦於河上日月經久而文


公不召軍眾自散而歸高克懼而奔陳文公有臣

鄭之公子名素者惡此高克進之事君不以禮也

又惡此文公退之逐臣不以道高克若擁兵作亂

則是危國若將眾出奔則是亡師公子素謂文公

為此乃是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清人之詩以刺

之經三章唯言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之事耳序則
具說翱翔所由作詩之意二句以外皆於經無所
當也。○好利至侵衛。正義曰春秋閔公二年
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
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
鄭人爲之賦清人是於時有狄侵衛也衛在河北
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
禦之春秋經書入衛而箋言侵者狄人初實侵衛
衛人與戰而敗後遂入之此據其初侵故言侵之
案襄十九年晉侯使士句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左
傳稱爲禮也公羊傳亦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
大夫然則高克禮當自還不須待召而文公不召
久畱河上者其戰伐進退自由將帥若罷兵還國
必須君命故不召不得歸也傳善士句不伐喪耳
其得反國亦當晉
侯有命故善之

清人在彭駟介旁



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

介甲也

云清者高克所帥眾之邑也駟四馬也

介

音界旁補彭反王云疆也駟四馬也一本駟介四馬也

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傳

重英矛有英飾也

傳

云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

飾

○矛莫侯反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鉞鉞音虵或謂之鋌鋌音蟬或謂之鏃鏃音

錯

工反其柄謂之矜矜音郭音巨中反重直龍反注下同英如字沈於耕反酋在由反

龍

正義曰言高克所率清邑之人今在於彭地狄人已去無所防禦高克乃使四馬被甲馳驅敖遊旁旁然

不息其車之上建二種之矛重有英飾河水之上於是翱翔言其不復有事可召之使還而文公不召故

刺也○清邑至介甲○正義曰序言高克將兵則清人是所將之人故知清是鄭邑言禦狄于境明在

鄭衛境上言翱翔河上是營軍近河而衛境亦至河南故云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郊謂二國郊境非近郊

南故云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郊謂二國郊境非近郊

遠郊也。碩鼠云：適彼樂郊，亦總謂境為郊也。下言消
軸傳皆以為河上之地，蓋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
亦應不甚相遠，故俱於河上。介是甲之別名，故云介
甲也。北山傳云：旁旁然不得已，則此言旁旁亦為不
得已之義。與下應應為武貌，陶陶為驅馳之貌，互相
見也。○**傳**重英，矛有英飾。○正義曰：重英與二矛共
文明，是矛飾。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為
英飾。二矛長短不同，其飾重累，故謂之重英也。○**傳**
二矛至畫飾。○正義曰：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
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也。酋
短，夷長也。是矛有二等也。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
國之兵用長。此禦狄于境，是守國之兵，用長宜有夷
矛。故知二矛為酋矛、夷矛。魯頌以二矛與重弓共文，
弓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
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二，無夷
矛也。經言重英，嫌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畫飾。言其
各自有飾，竝
建而重累。

清人在消駟介麋麋

傳消河上地也。麋

庶武貌

○庶表驕反

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傳

重喬累荷

也



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

○喬毛音橋鄭居橋

反雉名韓詩作鶴遺本

又作消遙本又作搖荷舊音

何謂刻矛頭為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

飾相負荷也矜字又作黎同巨巾反沈又居陵反近

附近之近題音啼題頭也室劔削名也方言云劔削

自河而非燕趙之間謂之室此言室

謂矛頭受刃處也削音笑縣音玄

詁云喬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於車上五兵之

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

傳解稱高之意故言累荷候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

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

○喬矛至毛羽

義曰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壘孔襄十年左傳云舞

師題以旌夏杜預云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然

則矛者表識之言箋申說累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

近於上頭及矛之壘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

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頭皆懸毛羽以題
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言
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鶩毛稍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

傳

軸河

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

軸音逐地各陶徒報反

左旋右抽中軍

作好

傳

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為容好

變

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為將也高克之為
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
央為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

左

抽勅由反說文作陷他牢反云抽刃以習擊刺也好呼報反注同將子亮反下同

疏

左旋右抽

中軍作好○毛以為高克閒暇無為逍遙河上乃左
迴旋其師右手抽矢以射高克居軍之中以為一軍

之容好言可召而不召故刺之。鄭以高克使御人
 托車左者習迴旋其車勇士在右者習抽刃擊刺高
 克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指謂一車之上事也。傳
 左旋至容好。正義曰毛以為左右中總謂一軍之
 事左旋以講習兵事在軍之人皆右手抽矢而射高
 克為將將托軍中以此左旋右抽矢為軍之容好言
 其無事故逍遙也必左旋者少儀云軍尚左注云右
 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敗
 績然則此亦以左為陽故為左旋。左人至在左
 正義曰箋以左右為相敵之言。傳以左為軍之
 左旋右為人之右手於事不類故易傳以為一車之
 事左謂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
 居車中也車是御之所主也故習旋迴之事右主持
 兵故抽刃擊刺之亦是習之也高克自居車中以此
 一車所為之事為軍之容好成二年左傳說晉之伐
 齊云卻克將中軍解張御鄭兵緩為右卻克傷於矢
 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
 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張侯御

解張也郤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郤克爲將在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闕宮箋所云兵車之法在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此箋皆言兵車之法則平常乘車不然矣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則人君平常皆在車左御者在中央故月令說耕藉之義云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於車右御者之間御者在中與兵車異也將居鼓下雖人君親將其禮亦然夏官大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注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是天子親鼓也成二年左傳云齊侯伐我非鄙圍龍齊侯親鼓之是爲將乃然故云

將居鼓下

清人三章章四句


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二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